PEKING DIALECT

T'AN LUN HSIN P'IEN

大清國燕京金國璞
大日本京都平岩道知 合著

訂正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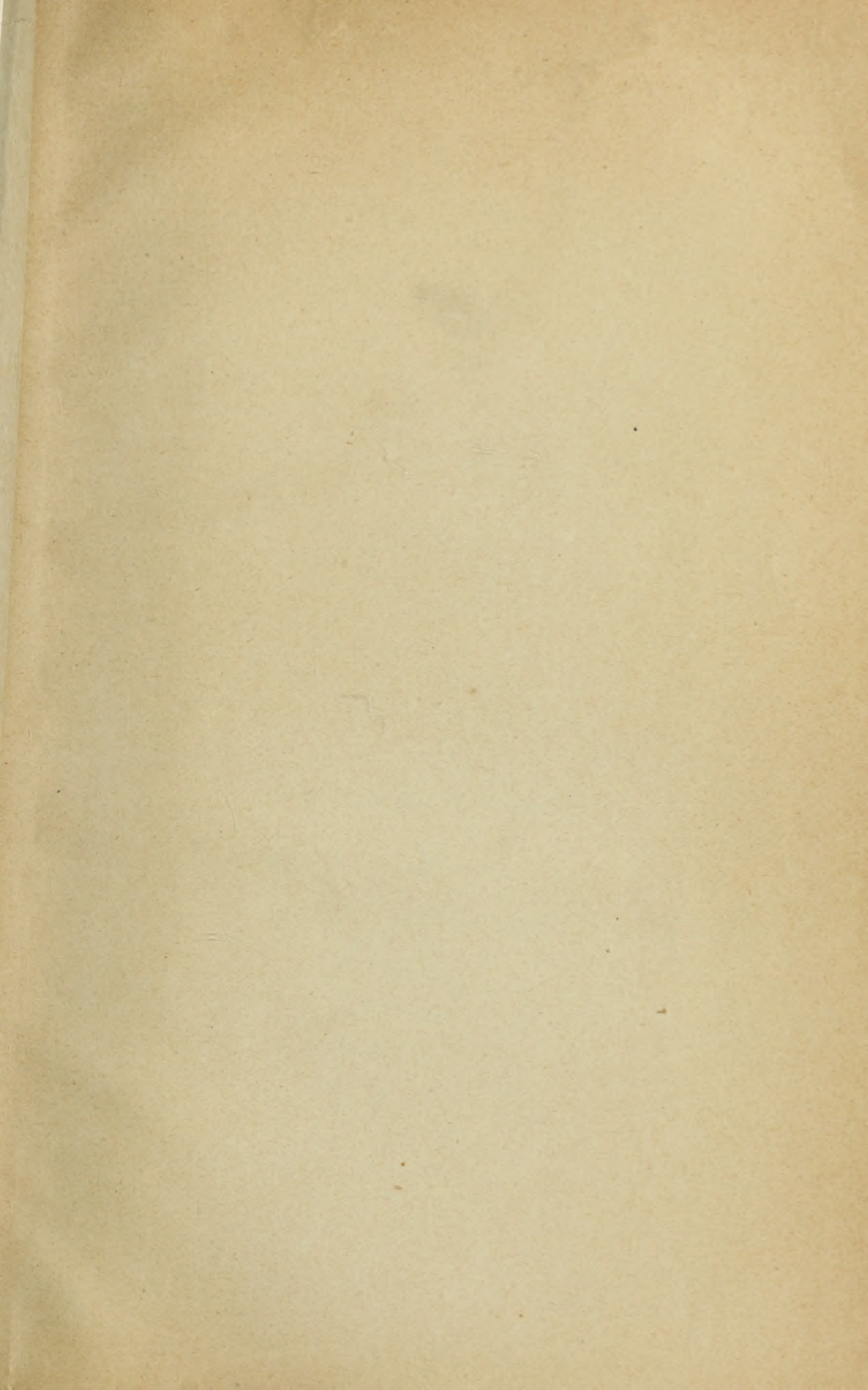
北京官話

談論新篇

積嵐樓書屋藏版


UNIVERSITY OF TORONTO
VELUT ARBOR ÆVO

[illegible]
Peking. 1908.



PEKING DIALECT

T'AN LUN HSIN P'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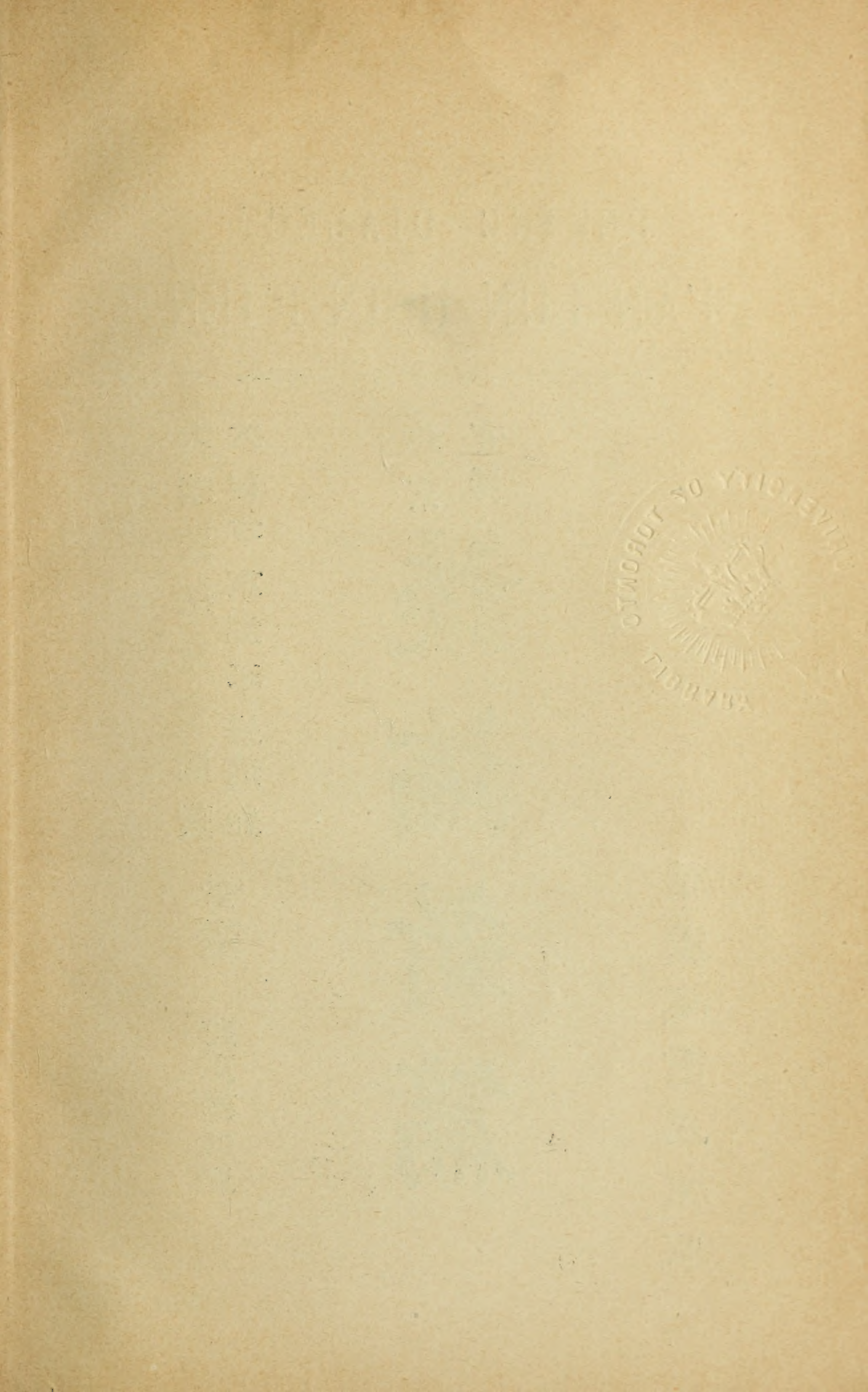
大清國燕京金國璞
大日本京都平岩道知
合著

訂正第四版

北京官話

談論新篇

積嵐樓書屋藏版



書序

且言語一科聖門與德行並重謂非難能之一端乎然而從未聞以言授受者也自五洲互市聘問往來則言語之授受起焉而學語之書亦出焉語言自邇集首傳於世學語者宗之未嘗非啓發學者之一助逮至今日時事屢見更新語言亦因之變易金公卓菴既英文嫺辭令博學多識於授話一道尤爲擅長去歲文部省聘請東來充外國語學校敎習於夏日餘暇同參謀本部平岩道知君合著談論新編百章窮數旬之久始告厥成余觀覽廻環見其事皆目今要務閱其辭皆通時語言較諸自邇集全部亦有過而無不及焉善學者苟能簡練揣摩觸類

旁通施措於官商之際則博雅善談之名將不難播於海內也

有志華言者宜鑄金事之

光緒戊戌秋八月張廷彥序於江戸喜晴樓

談論新篇序

彼此の情を通し彼此の信を堅くせんには言語文章によらさるへからす本邦今日の情況に徴し又將來の趨勢を料るに外國の言語文章を能くする者の多く出てんこと彼我の情を通し彼我の信を堅くせん爲めには最必要のことなるへし然るに從來本邦人中英獨佛等の語に通する者は其人に乏からねと東洋諸國の語又は露西亞西班牙等の語を能くする者は甚稀なり是れ所謂情を通し信を堅くするに於て遺憾無きを得さるのみならす學術研究の上に於て亦一の缺典なり如何となるに東洋諸國の語の如きは學術研究の上より本邦人の忽にすへからさるものなれはなり幸に近時世上漸く此に注目するに至り從來忽諸に附せられし外國語は公私諸學校にて已に教授さるゝあり又將に教授されむとするあり此れ最悦ふへきことにあらすや此際に於て我も人も共に希望すること多くあれと其中の一

事然も頗る必要なる一事は適當なる語學書を得むてとなり高等商業學校附屬外國語學校清語教師金先生本國に在りて多年本邦の留學生に清語を教授し來りて現職ヿ就く先生官話を學はむと欲する者の爲めヿ適當の書無きを憂へ參謀本部平岩道知君と談論新篇百章を合著す予之を通覽するヿ書中載するところの事上は官府の事務より下は商賈の業務に至るまて事々皆刻下の要務にあらさるは無く時務に適切なるに於ては舊來流布の諸書の及ふところヿあらす人能く之に熟し類ヿ觸れて之を長せは彼此交際上遺憾無きを得む予時務に適切なる此書か出つるに最其時を得たるを悅ひ聊思ふところを陳へて此れか序となす

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五日　　文學博士　服部宇之吉

談論新編

金國璞
平岩道知 合著

第一章

閣下這一向用甚麼功哪。 我現在是在一個書院裏、學英國話哪。 先生是英國人、是美國人。 是英國先生。 閣下學英國話、實在是當務之急、所有亞細亞各地方兒、總是英國話當先、不但貿易場中都是用英國話、就是各國官員們彼此往來交際、或當面交談、或筆墨往來、都是以英國話爲主、若是不懂得英國話、和各國官商往來辦事情、總是不免掣肘的。 您說這話誠然、我的意思就是打算下幾年工夫、把英國話能彀粗通了、然後出去、或是謀一個官差、或是就一個買賣的事情、總想着可以方便一點兒。 是的、閣下若是把英國話學好了、不論到那兒去、和各國人辦甚麼事情、我管保一定是方便極了。

第二章

我聽見說、貴國北京同文館、近來添設日本國話學堂、是眞有的事情麼。 不錯、是實有其事、從去年秋天、添設貴國語言館、名曰東語館、也是和別國語言館規模是一樣。 原先同文館、是有幾國的語言館呢。 先頭裏、就是有英法德俄四國的語言館、如今添設東語館、通共算是有了五國語言館了。 可是那東語館的先生、是貴國人哪、還是敝國人呢。 剛一開館的時候兒、是一位敝國先生開蒙、現在請的是一位貴國的教習。 是了、我還聽見說貴國別的省、近來也有設立敝國語言學堂的。 不錯、我也聽見說、是廣東和湖北兩省、設立東語學堂了、也請了貴國的教習了。 我們敝國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和外國語學校、都有漢語科、請的也是貴國教習、另外還有我們敝國讀書人、自己私立的漢語學房、如今偺們兩國彼此互相習學語言、十數年之後、兩國人才輩出、從此邦交自然更親密了。 誠然誠然。

第三章

在我想兩國往來交際、第一是彼此通曉言語、是最要緊的、若是言語不通、不但兩國的政治風俗不能盡知、就連朋友們交接往來、彼此的情意、終不免有些隔膜、所謂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彼此既不能各道其意、那情誼可又從何聯起呢、雖說是當中有人繙話、可以各表其意、究竟和彼此能覿面交談、總差着點兒勢、再說彼此文理既不通曉、一切政治、又怎麼能體察的明白呢、若再偶然遇見關係重大的事情、更得彼此當面商酌、若經人繙話、雖然事體的情形、彼此心中都了然了、然而其中有那細微的地方兒、總不免畧有隔膜的、這樣兒的情形、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總而言之、語言文理、於兩國交際之道、是最有關係的事情。

第四章

今年春天、有上這兒來的朋友、提到您上京去了、是有官差去的麼。我沒上京去、我是有一點兒私事、到天津去了。在那兒住了多少日子。住了有倆來月。您從前也到過天津不是。早先去過一盪、這話有幾年了

罷。這話不差甚麼、總有小二十年的光景了。您這一回到天津去、看那兒的氣象、比從先怎麼樣。比從先的氣象大不相同了、所有紫竹林各國的租界、中外的房屋全都蓋齊了、那洋場上有好幾條街、那各條街的兩傍洋房林立、眞是一望無際、那外國的商務、內地的買賣、一天比一天的見興旺、遠看樹木叢茂、隱隱的有一團的興旺之氣、就連從紫竹林往上去的那一條官道、也都修理的很齊整、東洋車總有幾千輛、晝夜往來、絡繹不絕、近來英國租界又買了幾十畝地、還要擴充租界、日本國也買妥了地了、要開租界、並且聽說還要安鐵路馬車、自然是更顯着繁華了、再過幾年、必可以到那極盛的地步、現在南洋通商口岸、自然屬上海是第一了、將來北洋通商口岸、可就屬天津是第一了。

第五章

我請問您、北洋共總是幾個通商口岸。通共是三個口岸。都是在直隸省麼。不是、那三個口岸、是在三個省的地面、那烟台口岸、又叫芝罘、那是

山東省的地方兒、那牛莊口岸、是奉天省的地面、就是天津口岸、是直隸省的地面。　那三個口岸、那一個算是頂大的呢。　頂大的算是天津其次是烟台、那牛莊算是頂小的口岸了。　我聽見說、那天津、並不是很大的地方兒、怎麼算是大通商口岸呢。　那天津地方兒、雖然不算很大、那貨物的銷路可是很廣、不但天津是北京的一個門戶、就連往北去、一直的通到北口外、這是竟說直隸本省、再若說鄰省、山西山東河南、全都通着、所有直隸以北、連張家口外、帶山西歸化城、各地方兒的商人、大半都是到天津辦貨去、那天津就彷彿是個棧房、是存貨賣貨的地方兒、北洋三個口岸、銷貨最多、就屬天津是第一了、所以不能說天津不是一個大口岸。

第六章

您是多喒到的。　我是上禮拜五到的。　您這回在上海住了幾天。　我這盪來、沒到上海、是從天津坐輪船、一直的到的神戶。　您是多喒由京裏動的身。　我是本月初十清早四點鐘、從馬家堡上的火車、十一點多鐘到的

天津、在那兒住了兩天、然後又坐火車到塘沽、下了火車、就立刻上的輪船、然後就開船了。 一路上、船沒甚麼躭擱麼、 就是在牛莊烟台釜山各口岸、躭擱了兩三天。 到了長崎、沒住船麼、 就灣了半天兒船。 您在船上、算是有多少日子。 打上船到下船、通共是整十二天。 您倒沒暈船甚麼的、 就是從釜山到對馬那一段兒、有一點兒暈船、不算很利害。 一路上、倒沒遇見甚麼鬧天氣。 托福、還算好、沒怎麼鬧天氣。 在神戶住了幾天。 住了兩天。 住在那個客店裏了。 住在西村客店裏了。 那個店很好、是有名的大客店、不但房屋飲饌都好、而且掌櫃的應酬人也都很周到。 不錯、那店裏掌櫃的人很精明、善於應酬。 您打神戶往這麼來、是坐早車來的、是坐午車來的。 我是禮拜四、從神戶坐午車往這麼來的、到了禮拜五早起九點多鐘、到的新橋。 是了、您打算就在這店裏住啊、還要往別處挪呢。 打算還要往別處挪、可是得消停消停再說罷。 是我還有點兒別的事、咱們改天再談罷。 喳、咱們改天見。

第七章

您這兩年在北京、看的都是甚麼漢字的新聞紙啊。看的就是上海申報、和字林滬報、還有一宗天津印的新聞紙叫直報、又有近來北京印的一宗新報叫彙報、不過這幾樣兒、雖然還有新出來的幾樣兒別的新聞紙、我可都沒看過。可是您提那彙報、那是北京新聞紙館印的新報麼。不是新聞紙館出的新聞紙、是官書局印的新報。那官書局、是多咱設立的、那彙報是怎麼個樣子的。那彙報、不是單張兒的、都是拿白紙印得了、釘成本子的。每天出一本、一翻本兒、前兩篇兒印的是每天的宮門抄、和上諭、還有節錄要緊的奏摺、往後就是繙譯出來的各國要緊的新聞、這是那彙報大概的樣式、至於說那官書局、設立的不過纔兩三年、原先一起頭的時候兒、有京裏的幾位官紳、在前門外頭立了一個地方兒、請了幾位漢文好的朋友們、還有通曉洋文的繙譯先生們、每天繙譯各國要緊的新聞紙、賣給念書的人看、原是叫讀書人明白時事的意思、並非是為取利、後來國家把

那個地方兒改爲官書局了、朝廷特派順天府兼尹、總理官書局事務、也是有繙譯先生們、把洋報繙成漢文、由漢文主筆潤色好了、然後印得了、交給各京報房送報的代賣、也是爲讀書人看這彙報、可以明白點兒外國事情的意思。那彙報筆墨怎麼樣。筆墨都很好不過都是按洋文的意思繙譯出來、並不另加批語甚麼的。

第八章

您現在有甚麼官差。我目下沒當差使。您上外洋去的時候兒、不是京裏有個底缺麼。我原來沒底缺不過有一個候選通判的底銜。您上回那一盪洋差、沒往上保麼。差滿的時候兒往上保了、保的是分省候補同知。您的意思、打算是分發那一省呢。若是自己有錢、還可以辦一個指省分發、偏偏兒的我回來、也沒賸下甚麼錢、不能捐指省分發、可就把我給分發廣西了。您的意思、還打算往廣西那麼去一盪麼。一個邊省、有甚麼意思、而況且那兒就能補缺呢、不過派個局差甚麼的、月間得個幾十兩

銀子薪水、有何意味、即或補缺、再補個烟瘴地方的缺、到那個時候兒、是去是不去、不更是進退兩難了麼、還不如我在家閒着倒好。　話是不錯的、可是您若把功名就這麼擱着去、不把您從先的勞績淹沒了麼。　那也是無法的事、新近還有個朋友來說、今年還有換外洋欽差的信哪、打算還要給我謀個洋差出去、若再走一盪洋差、我倒願意。　不錯的您若是再就一盪洋差、回來就可以保道府了、將來得一個好缺、足可以展布鴻才了、那倒是極好的事。　別過獎了、不但沒那麼大才幹、而且也沒有那麼大的造化、如何敢做那個夢呢、只可看自己的運氣怎麼樣罷。

第九章

閣下從先在上海當差、也到過敝國別的口岸麼。　就是奉委到漢口去過一盪。　從上海到漢口、是坐江輪船麼。　不錯、是坐江輪船。　那一路江面上的風景怎麼樣。　那風景很可觀、我那個時候兒、往那麼去、正是秋天、趕坐船出了吳淞口、到了江面上一瞧、天朗氣清、江水平靜、眞是秋水共長天

一色、船到了鎮江北固山底下、灣了一會兒船、往上一看、甘露寺就在那山頂兒上、那就是當初東吳吳國太相看劉先主的地方兒到了釆石磯、看見有一個亭子、傳說那就是李青蓮捉月亭、路過安徽蕪湖縣、有一座廟臨江的北岸、那就是三國時候兒孫夫人廟、後來到了富池口、臨江有獨峰壁立、上頭有鐵鎖沉江四個斗大的字、是彭宮保寫的、後來有人鑿出來的、趕這一天晚上、船到了湖北黃州府西門外頭、那就是當年蘇東坡遊赤壁的地方兒、那天晚上、大月亮、眞是月明如畫、清風徐來、我一個人兒站在舵樓上、扶着欄杆、遠遠兒的一看、我就想起赤壁賦上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那兩句來了、不覺的心裏有些個感慨的意思、從這兒又走了一夜的工夫、船就到了漢口了。　我聽您一說那一路的風景、不由得心裏很癢癢、恨不得到那兒遊一盪去纔好哪。　我那一回往那麼去、一來是有要緊的官差、二來又坐的是輪船、所以沒能上岸去飽覽風景、也實在的可惜、如今想起那些個景致兒來、還彷彿在眼前似的。

第十章

昨兒個他來了、提到城外頭有一個綢緞局子關閉了、要出倒、他瞧那個地勢不錯、正是個要路口兒、況且那個局子裏頭、院子很寬濶、那個倒價也不算貴、不到一千兩銀子、他的意思打算要倒過來、開照相館、帶洋貨局子、他說裏頭院子地方兒大、可以隔斷出兩個院子來、一邊兒照相、一邊兒賣洋貨、也都很合局面、所有倒價、和置買傢具甚麼的那些銀子都有了、就是還得預備、出些個買貨的銀子來、他來和我商量有個甚麼法子辦、我說買貨那一層、也不是必得先預備出些個銀子來、你又有幾位洋貨行的朋友、你可以挑那平常交情靠得住的一兩位朋友、給他們去一封信、告訴他們、現在打算在城裏頭立個事、請他們棧裏供給點兒貨、或說是倆月、或說是三月一清帳、並且還可以告訴他們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可以由我那鋪子給你出保單作保、問他們是願意不願意、請快來回信、等他們回信來了、應了更好、若是他們不肯應承、偺們再打主意、他聽我這個法子很好、就

趕緊的回去辦去了。在我想、他們多一半兒肯應、在這一邊兒固然是省得單預備出買貨的銀子來、然而在他們那一邊兒也是願意多賣貨的這本是兩上算的事情、有甚麼不肯應承的呢。

第十一章

凡事豫則立、不論辦甚麼事情、預先若不都備辦妥了、就冒然的動手辦、到後來總不免要著急受累的、你瞧他這一回動工蓋房子、就是太大意了、如今可就著上急了、他先打算要蓋房的時候兒、來和我斟酌、我可就說、你先把那要緊的幾間房蓋上、那花園子的工程、可以先緩一緩瞧光景再說、他說不礙事、有兩位朋友都應了、說是倘或銀子有個不湊手的時候兒、他們必肯給籌畫的、我可就說、話雖是這麼說、自己還得多慎重、倘若後來有個蹶脚、你可便要受大累的、誰知他心裏並不以我這話爲然、居然就動起工來了、連房子帶園子一齊這麼一蓋、趕到如今、果然後力不佳了、找那兩位朋友去了、出外的出外、錢沒進來的沒進來、他瞧這光景不妥、一想半路途

中的止了工罷眞領餧、往下蓋罷、眼看着錢是接不上了、心裏眞著了急了、找我來給他想法子、我叫他把他身底下住房的房契、拿來了、在外頭給他借了一千多兩銀子、這算是沒弄出笑話兒來、你看凡事不愼重、有甚麼好處。 您知道他那個不愼重、就是從他那高興裏出來的、在他那正得意的時候兒朋友的好話、那是絕聽不進去的趕到爲上難了、纔想起朋友的好話來、無奈又太晚了。

第十二章

兄台久違了、您是多咱回來的。 我是昨天到的家、老弟一向好啊。 托福都好、您路上都好啊 托福、都平安、可是上次世兄榮婚大喜、我沒能趕回來道喜、實在短禮的很 那兒的話呢、上回事情上、蒙嫂夫人帶着世兄來賜賀、又賞許多的東西、實在勞駕費心的很了、謝謝。 豈敢、實在草率不恭。 太謙太謙。 我原本打算老弟府上辦喜事之前、可以趕回來、替老弟張羅張羅、偏巧鄰省苗疆那邊兒有點兒蠢動、敝居停奉委辦理防務、他懇懇

切切的和我說、屈尊您些日子、緩一緩再動身、帮助我辦辦事情、我也是情不可却、沒法子、只可多等些日子罷、算是又多待了倆月的光景、鄰省那邊兒事情、都平定了、這邊兒也都撤了防了、這我、纔動身回來的。 是您這盪回來、是打算辦您功名的事情麼。 我那功名、一時如何辦得了呢、我這盪回來、是我們族長去了一封信、因爲我們那公產裏頭、族中人畧有一點兒轇轕、叫我回來公同好商量個辦法、是爲這件事回來的。 是了、過兩天兒大哥辦完了事、我還要奉約您同幾位至近的朋友們、找個地方兒偺們談一談。 **甚好甚好、偺們必要聚一聚的。**

第十三章

你把我的行李起下來、都送到店裏去了麼。 都還在關上哪。 我那不過都是隨身的行李箱子甚麼的、又沒貨物、作甚麼還得送到關上去呢。 您不知道、所有走路的客人行李箱子甚麼的、不論帶着有貨物沒有、打船上起下來、都得先運到關上去查驗、若是有應當上稅的東西就上稅、沒上稅

的東西、就立刻放行的。　我直不知道還有這麼些個累贅哪。　您瞧我們這開脚行的、都得遵着那海關上的章程、若是把客人的行李打船上起下來、不先運到海關上去查驗、就一直的送到店裏去、叫關上查出來是要罰我們的、若是遇見明白這章程的客人還好辦、若遇見不知道這規矩的客人、倒抱怨我們辦事情累贅。　這原是海關上的規矩、也抱怨不上你們來呀。　您說這話聖明了、可是您還得把鑰匙給我、預備着他們要打開箱子查驗的。　我那不過是衣箱和書箱、還得打開查驗麼。　話雖是這麼說、他們總要打開驗的、怕是夾帶私貨和犯禁的貨甚麼的。　甚麼叫私貨和犯禁的貨、我不明白。　現在正是忙亂的時候兒、我不好說、等回頭到店裏消停的時候兒、我再告訴您那細話。　是了、那麼誰同我到店裏去。　他就是順昌客棧的夥計、他就同您去了。

第十四章

您瞧這屋裏怎麼樣、若是住着不合式、也可以往別的屋裏挪一挪。　可以



的、沒甚麼不合式的、不必挪了。　客人貴姓。　賤姓楊、未領教掌櫃的怎麼稱呼。　賤姓黃。　貴處。　敝處廣東。　在此地做買賣多年了罷。　有十幾年了、您這是上京去麼。　不錯、上京去。　您上京去是有官差麼。　我沒官差、我們一個本家、是在京裏當差、我是上他那兒住着去用功、等明年會試是了、可以叫夥計給您預備飯罷。　飯倒不忙、我倒是有一件事、要請教掌櫃的。　豈敢、您有甚麼事情。　剛纔我下船的時候兒、腳行裏給我往下起行李、他說是那箱子甚麼的、海關上總要打開驗的、怕是夾帶私貨和犯禁的貨、我不明白甚麼是私貨、甚麼是犯禁的貨、所以要請教的。　那私貨、就是應當上稅的東西、打算藏在行李裏、偷漏不上稅、至於那犯禁的貨、比私貨又利害多了、像甚麼洋槍、火藥、槍彈子腰刀、焰硝、硫磺、食鹽、這些個都是犯禁的貨、原是不准商人私買私賣的、定例是很嚴的、像私貨叫海關上搜出來、不過加幾倍罰銀子、若是搜出犯禁的貨來、那可了不得了、不但把貨入官、還要把人治罪的哪。　像王法這麼嚴、大概也沒人敢私帶那些個

東西罷。您要知道、天下見利不思害的人很多、總不能免有那以身試法的人哪。不錯的。

第十五章

您的行李都來了。好麼、怎麼這麼半天纔來呀。今兒個船到的多、您瞧那馬頭上起下來的貨物、堆集如山、海關的門口兒、連貨物帶行李、全都堆滿了、這我還是求那驗貨的先驗咱們的行李、若不然、還得等會子哪、這是您的三把鑰匙、交給您、請您點一點行李的件數兒對不對。不錯、都對了、你叫夥計們先回去罷、你喝點兒茶、略微的歇一歇兒、今兒個實在叫你受累了。那兒的話呢、這有甚麼累的. 通共是多少脚錢。這兒有個單子、都給您開着哪。是了、這是脚錢、這一點兒錢、這是我另外送給你喝盅酒的。您這是幹甚麼、破費您納。那兒的話呢、不過小意思兒。您還得住幾天了罷。得住個十天八天的哪、我還有一件事問你、像他們這客棧都管辦甚麼事呢。是住在這棧裏的客人們、有甚麼零碎事情、他們都管

辦、就像甚麼買火船票火車票、雇騾脚、驢脚、雇客載船、或雇撥船起貨、打電報、送書信、雇挑脚的、扛抬行李貨物、還有換錢買零碎東西甚麼的、這都是應管的事。 是了、那麼我若是有甚麼事情叫夥計們辦、總得告訴他們掌櫃的好罷。 不錯、總是告訴他們櫃上、打發人辦去妥當些個。 就是就是。 您沒甚麼事、我也要回去了、您多咱要走的時候兒、頭一天可以打發店裏人去告訴我一聲兒、是時候兒還是我帶了人來、給您搬運行李。 很好就那麼辦了。

第十六章

我有一件事請教您、我是初到貴處、一切這本地的風俗、我都不明白、我現在要請幾位朋友吃個便飯、打算要上那大一點兒的飯館子去、又遠一點兒、那幾位朋友又都有官差、脫不開身、在這左近地方兒這幾個飯館子、屋子都很窄、天氣又熱、也是不便、這棧裏我住的這房子還寬綽一點兒、也倒還不熱、我打算請朋友們就在這屋裏吃飯、無奈這客棧裏做的菜實在不

見佳、能有甚麼法子、和掌櫃的商量商量、做幾樣兒好着一點兒菜行不行呢　若是請人吃飯、叫這客棧裏做菜、總是做不到好處的、您不是說左近的這幾個飯館子屋子窄不便麼有一個好辦的法子、您都是要甚麼菜、是那一天、甚麼時候兒用、可以開一個單子、打發店裏人、給飯館子送了去、提是時候兒、叫他做得了給送到這店裏來、大家朋友們在這店裏一吃、不更好麼　這麼辦、自然是更好了、就怕是這客棧裏的掌櫃的不願意。　他有甚麼不願意的、偺們住一天、他是連房錢帶飯錢都算在一塊兒了、一天是多少錢、偺們吃飯不吃飯、有一天、總得給他那一天的錢、與他毫不相干、他從那兒不願意起呢。　是這麼一辦、好極了。

第十七章

我到您貴處北京城去我瞧那京裏各客店、怎麼都不帶賣飯呢。　若提起這一節來、這就是各處的情形不同了、凡上京去的客人們、不是有功名的人、就是大客商、大概都是有錢的人多罷、像那有功名的人、或是上京引見

去、或是有偏差、或是鄉會試甚麼的他們多一半兒京裏都有本家親戚同鄉的朋友、或是年誼故舊的他們到京裏去、自然都是有現辦的要緊的事情在京裏至多也就是住上個三兩個月、就得走的他在京裏住着的那些日子、除了辦他那點兒公事之外、下剩的工夫兒、不是親戚請、就是朋友約、那兒有工夫在店裏吃飯呢、就是那些個大客商、也是如此他們到京裏去、總是有要緊的買賣事情、那買賣場中、更講究的是應酬、見天各行棧各鋪子、總是要請在外頭吃飯聽戲的就是有甚麼商量的事情、也都是在飯莊子上會面、那店裏不過算是客人落脚兒的地方兒就是了、其實客人們在店裏的時候兒甚少、即或有個陰天下雨的、不能出門、那各店門外頭左近、都有小飯館子、甚麼餅麪菜飯都有、客人們要吃甚麼飯、叫店家出去告訴飯館子一聲兒、不大的工夫兒、就送來了、又省事又麻俐、您瞧這樣兒的光景、那店裏還作甚麼預備飯呢。

第十八章

我有一回上京去、在城外頭住了幾天、我瞧見見天總有些個賣東西的拿包袱包着些個貨物、進店裏去、到各客人的屋裏賣去像那樣兒的做買賣的、是那一路買賣人呢。　那叫串店做買賣的、那一路做買賣的、分兩樣兒、一樣兒是有鋪子的、一樣兒是沒鋪子的、像那有鋪子的、是單有這麼兩個夥計、專管串店做買賣、那叫跑外的夥計、他們不大管鋪子裏頭的事情、他們天天兒吃完早飯、拿包袱包上些個貨物、到各店裏去、賣給那些個外來的客人們、直到晚上、纔回鋪子去哪、還有那沒有鋪子串店做買賣的他們或是在家裏能自已做甚麼東西、拿出來賣、也有從別處躉來的貨、或是攙來的貨、串各店賣去您聽那一路做買賣的、一年到頭竟靠着那些個客店也做不少的買賣了。　是的、像他們那麼串店做買賣、那店裏沒甚麼花銷麼。　花銷總是不能免的罷、他們若是賣了錢、總得給店裏的人、留一點兒門錢罷。　是是、

第十九章

昨天我出城去、打算要聽戲、趕到了戲館子那一帶一瞧、有兩三個戲館子都沒挂幌子、我還當是忌辰、或是齋戒哪、趕我到了一個茶葉鋪裏、買了一點兒茶葉、和他們櫃上一打聽、他們說今兒個沒戲、不是忌辰和齋戒、是裏頭傳差、今兒個裏頭有戲、把班子傳進去了、我也不很明白這話、那個鋪子櫃上很忙、我也不好細問人家、所以我現在要請教您、他說的那是怎麼件事情。　他說的是今兒個大內裏唱戲、把這外頭戲班子傳進宮裏頭唱戲去了、那就叫傳差、所以今兒個外頭戲館子就不能唱戲了。　是了、原來是這麼件事、可是我聽見說、裏頭不是也有戲班子麼、作甚麼還傳外頭的班子呢、這外頭的戲班子、進裏頭唱戲去、也是按着唱一天給多少錢麼。　您聽我把這個緣故告訴您、那大內裏頭、雖然有戲班子、可是外頭的班子、也是伺候裏頭唱戲的、他們平常在各戲館子唱戲、那叫演戲、他們不敢說那唱戲算是他們的買賣生意、您瞧那戲館子門口兒挂的那招牌上、寫的是今日準演甚麼新戲、那意思是天天兒他們在外頭排演戲、預備進裏頭唱

去、偺們聽戲、給的那錢、那叫茶錢、他們不敢說那是戲價、至於他們進裏頭唱去、那當的是官差、不能按日子給他們錢的不過可以賞給他們些個錢、或是吃食、或是綢緞甚麼的就是了。 是了、這我就明白了。

第二十章

我聽見說、在北京城做買賣的、外省人最多、大概都是那一省的人頂多呢。 若論在北京城做買賣的還屬山東省、可是若論山東省、還是東三府的人多。 東三府、都是甚麼府呢。 就是登州府、萊州府、青州府。 他們在北京城、都是做甚麼買賣呢。 像北京城的飯莊子、大小飯館子、還有米碓房、糧食店、這些個買賣、大概都是山東登州府的人、還有那開猪店的開湯鍋的賣猪肉的、那都是萊州府的人、至於青州府的人、大概都是開油坊的多、到了山東省西邊兒那幾府的人、在京城裏有做布行買賣的、也有開炭厰子的、究竟還沒有東三府的人多。 山西省的人多不多呢。 山西省的人也不少、可總沒山東人多。 山西人在京裏、大概都是做甚麼買賣的。 他

們在京裏、開票莊、開爐房、還有烟袋鋪、這都算是大一點兒的買賣、小一點兒的買賣就是小飯館子、和麪鋪子甚麼的。 像南幾省的人、大概都是在京裏做甚麼買賣呢。 像甚麼金店銀號、還有綢緞行、這些個買賣、都是江南浙江的人多、到了那洋貨行廣行的買賣、都是廣東人多 是了、

第二十一章

我有一件事不大明白、像北京城的地方兒、本地的人也不少啊、怎麼那個地方兒做買賣的都是外省的人多呢、是北京的人不善於做買賣呀、還是有力之家少、沒有成本、不能做買賣呢。 我大概說一說這個緣故、您就明白了、先說那北京城、是旗民兩項人、那八旗滿蒙漢的人、原來都不是本京土著、都是從龍進關的。如今都是本京的人了、那八旗的人、若是有官職的、每年有俸祿、那是食俸的人、那沒有官職的、月間有錢糧、那是食餉的兵丁、國家既有他們的養贍、他們就應當竟當官差、不准兼着做買賣的、再說京裏的民人、現在雖然都是北京人、可是原來也並不是本京土著、多一半兒

都是江南浙江的籍貫、皆因上輩都是在京裏作官、年久了、就入了大宛兩縣的籍了、這些個人、本來都是官裔、後輩子孫、也有登科考作官的、可也有後來式微了、就以舌耕爲業了、也有在各衙門當書辦的、到了入買賣的道兒、雖然也有、究竟不甚多、因爲這個緣故、自然本京人經營貿易的人就少了、所以京裏作買賣的、都是外省來的人多了。

第二十二章

您剛纔所說北京人做買賣的人少的緣故、我也大概都明白了、可是我還聽見說、那北京城的富足人家也有開買賣的、可不知道這話眞不眞。若單說那富宦之家、也實在有開買賣的、您聽的那話並不假、我可得把這件事情的所以然告訴您說、若是就這麼囫圇着說、不分解開了、您一聽可就和我剛纔所說的那話前後不符了、我剛纔所說的北京人做買賣的人少的那緣故、那是原來的情形、可是這幾十年來、那富宦之家、也有經營貿易的、可是自己決不出名的、國家定例、凡官員不准開張貿易與小民爭利、所

以他們都不自己出名、都是自己拿出本銀來、請一個掌櫃的領東開買賣。

大概都是開甚麼買賣的多呢。　總是開大一點兒的買賣、像甚麼金店銀號爐房當鋪、再其次就是糧食店碓房甚麼的　那麼請那領東的、自然都是本京人了。　不然、倒是請本京的人很少都是請山東山西這兩省的人多。　爲甚麼不請本京的人領東、倒請那兩省的人呢。　一來本京人、不大長於做這些個買賣、二來若是本京人領東、日子長了、總容易露出東家是誰來、那山東山西兩省的人、於這些個買賣上、各有所長、而且他們辦事嚴密、永遠也不能露出東家姓名來的。　原來如此、現在我明白了。

第二十三章

我這程子竟在家裏閒坐實在無聊的很你若是沒甚麼要緊的事、明兒個一早、偺們倆人在城外頭喝點兒酒、聽天戲、解解悶兒怎麼樣。　這兩天我實在是有事、不能分身、等過了這幾天、我必要奉陪的。　我一約你、你就推托有事、明天吃完了飯寫你、好不好。　倒不在寫誰、我這兩天眞是有事、決

不是推托。你有甚麼事、可以告訴我。明天是我們衙門團拜、後天是我們舍親那兒辦生日、另外還有兩處人情、只要再過這麽四五天就行了。我聽說你們輪麿團拜、不是月底了麽。這邊兒團拜、是得月底了、明天這個團拜、是吏部那邊兒的。你不是轉了內班、已經出了衙門了、怎麽吏部那邊兒團拜、還有你呢。按理說、我已經是出衙門的人了、那邊兒團拜、應當沒我了、這是朋友們一點兒義氣、因爲我出衙門不多的日子、不好意思立刻就不認得我了、他們一定要約我去的。總是你平素人緣兒好的緣故。甚麽人緣兒好啊、不過是朋友們抬愛罷咧。你這話也太謙了、可是你說這幾天你有這個事那個事的、我也不管是眞話是假話、我就當眞話聽就是了、到底偺們多咱可以出城去、你說個準日子罷。今兒個初五、偺們十一淸早出城好不好。可以、偺們一準了、十一淸早我在家裏等你一塊兒走。就是就是。

第二十四章

我想起一件事來和你打聽、像你們各衙門每年團拜和春酒、這個花費都是同衙門的大家公攤麼。　若提起這筆花費來、原本是應當大家公攤的、就是現在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人、也都以爲是大家的公舉、其實現在用不着我們往外拿錢、是另外有朋友們送這筆錢。　是誰送的呢。　都是舊日同衙門的朋友們、趕放出外任道府去、他們是深知京官的差使清苦、他們放出外任去、總顯着活動一點兒、未免念其舊日同衙門這一點兒情誼、每年各人量力預備一筆錢、送到京裏來作爲本衙門團拜和春酒的費用、這也是朋友們一番的義舉、在他們是衆擎易舉、在我們可真是實惠均霑了。　您說的雖然是趣話可倒也是實情、俗語兒說、官情如紙薄這話也不盡然、若看起這一點兒義氣來、這個情誼、也就不爲不厚了、可是他們送的那個錢、若是花的不彀的時候兒、自然也是得你們大家往外拿呀。　若是不彀的時候兒、短多少、自然應當大家往外攤的、別的衙門我不知道、可是我們衙門那邊兒、每年只有浮餘的、總不見有不彀的時候兒。　花賸下的那

錢、是另外單存起來麼。　也是單有經管這個錢的人、把花賸下的錢、另外單存起來、歸下次團拜的時候兒再用。　是了。

第二十五章

大哥請到這邊兒來罷。　啊老弟少見少見。　彼此彼此。　今兒個有幾位朋友、　共總四個人、他們那三位是吃完了飯、有點兒事情去、回頭來、我先到館子來了、您就不用找地方兒了、我們這個官座兒不過四個人、很寬綽您就在這邊兒坐罷。　若是今兒個我一個人兒聽戲、自然就在這邊兒一塊兒了、今天是有人請、他們已經在這對面兒樓貼下官座兒了。　眞事麼。　可不是眞的、我撒謊作甚麼。　您總沒出城聽戲罷。　我那兒有一點兒閒工夫兒聽戲呀、從過了年到如今、沒一時一刻不忙的、今兒個是兩位朋友約我、是有點兒要緊的事情沒法子不能不來的。　那兩位朋友、也是本京的人麼　都不是本京的、一位是廣東的、一位是浙江的　也是在京當差麼　他們都沒差使、可身上都有功名那位廣東的姓黃、前幾年在新嘉

坡華商會館當過商董、人是很精明、外國語言文字也都很熟習、那位浙江的姓韓、他是上海招商局帮辦、我和這位姓韓的、倒是多年的朋友了、那位姓黃的、是由韓公介紹、我們是初會、他們是託我一點兒事情、今天的這個早局、是韓公約的。 是了、那麼今兒個還有個晚局麼。 那位黃公、是要約定了今兒是在城外頭吃晚飯、我已經推了、還沒說開哪、我今兒晚上是有一件要緊的稿、得我堂官畫去、若是在城外頭一吃晚飯、就得進夜門了、稿可就畫不了啦、所以回頭不等散戲、我就得先走纔行哪。 不錯的。

第二十六章

你的行期定了麼。 我這個行期、還游移着沒定哪。 是還有甚麼沒辦完的事情麼。 我的事情也辦完了、也到了該走的日子了、無奈我聽見有一點兒小不消停的事情、所以我這個走的話、心裏有一點兒游移、我來打算求您給我一決行止。 是有甚麼小不消停的事情我聽一聽。 昨天有我們一個親戚來說、昨兒個早起、有一位言官遞了一個封奏、參的就是我們

那邊兒的事情、這裏頭牽涉有我們居停從先管理釐捐局的事情、可也有參別人的事情、那個摺子留中了、可不知道是派欽差查辦哪、是交本省督撫查覆、我聽見這個信息、心裏有一點兒爲難、若是我回去罷、我又怕是倘或我們居停有個處分一擱下、我到了那兒、還是得回來、這不是徒勞往返麼、所以這個時候兒我這個行止難定、求您給我想一個妙法、又要我不徒勞往返、又要在他那邊兒不露一點兒痕跡、那纔是兩盡其妙了。 這件事、你等我給你想一個好法子、總是給他寄一封信去、借這麼一個大題目、告訴他必得再緩多少日子纔能動身回去哪、信裏頭措詞可眞得又要婉轉、又要懇切、叫他一看、準準兒的是盡情盡理、絕沒絲毫一點兒痕跡、那纔算是辦的得法哪。 是極是極、就求您分心、給我想這麼個妙法、我明天來聽您示下罷。 豈敢、這不要緊、明天必可以有主意的。

第二十七章

前兩天令親那舖子裏算大帳、不知道是怎麼個得意法。 我已經聽見說

了、得意的很了、今年比去年賠的更多些兒。 別打哈哈了。 怎麽打哈哈了、眞事啊。 那麽您知道是賠了有多少。 去年算帳、不是賠了三百多兩銀子麽、聽說今年賠了有五百多兩銀子。 照這麽連年的賠、怎麽了呢。怕甚麽的、家裏有的是錢、還可以彀賠幾年的、多咱把錢賠淨了、再收買賣還晚麽。 我所不明白、他是賠在甚麽上了。 他並不是賠在行市上了、也並不是賠在丟帳上了、就是賠在他那一群夥計身上了、你瞧他那幾個夥計、那一個不是廢物啊。 是呀他那屋裏那幾位夥計、我實在不敢謬讚、難得都是那麽腰板脖硬的、見了人連一句整話都說不出來、怎麽能應酬買賣呢、我直不知道這些人材、他怎麽選來的。 你不知道他那脾氣、若是跳躍一點兒的人、他就說那是荒唐人、總得那木雕泥塑的人、他瞧着順眼、他常說只要人老實、我就喜歡、所以他選來的夥計、沒一個不老實的、可就把他那個買賣、越做越老實了。 難道他不知道、老實是無用之別名麽。 他怎麽能知道、你還不知道去年有個笑話兒了、去年秋天三盛當鋪開市、大

家道喜去、席間大家提起做買賣用人之難了、他可就說我那鋪子裏夥計們、雖然沒有過人之才、好在都能守、這就是我放心的地方兒。在座內中有一位是票莊的老[illegible]、聽這話就說、不錯古人說的、戰易守難、您這話、真是深得兵法要領、大家都閧堂大笑、他簡直的不知道人家這是罵他了、他還疑惑人家這是奉承他哪。

第二十八章

常言練達人情皆學問、這句話聽着彷彿是很泛泛、可是眞行的到、又很不容易、人若是不通世路人情、甚麼事都不用打算辦的好、您知道我們那位表弟李玉峰、那向來就是我行我法、甚麼叫家裏打車外頭合轍、全不懂那些個、而且還自負不淺、去年辦分發到江西去、意思還要展布經綸、自已疑惑足可以壓倒羣賢、趕到了省之後、上憲還派了個局差、他辦了倆月、同事的委員紛紛都上院辭差、大家一口同音都說是不堪其擾、上司一瞧不好辦、就把他的局差給撤了、就在省裏閒住、後來簡直的連一個理他的人也

沒有了、自已一看、也不好往下處了、就托辭有病回籍就醫就這麼回來了。這麼看起來、你們那位令表弟做官、和我們那位舍親做買賣、倆人倒是魯衛之政。　眞是的、足見天下的事、無奇有偶了。　玉峯他們那位大先生曉峯、那個人有多麼精明、性情也和平、肚子裏的學問、外面兒的談吐、應酬世故、眞是無一不好。　那位曉峯先生、第一才幹好、閱歷也深、雖然交朋友濫一點兒、好花錢、是個熱鬧朋友、然而到處可眞得人、這剛得知州、就署知府、足見人有才幹、是頂要緊的事、像玉峯那樣兒的、這輩子給他哥哥提鞋也不行啊。

第二十九章

一個人在外頭給朋友們辦事、話萬不可以說的太滿了、總得留個退身步兒、防備着倘或事情有個變故、自已也可以有個站脚的地步啊你那一天應他那一件事、那話說的就太滿一點兒了、偏偏兒的望這邊兒一說就碰了、你想如今你可以拿甚麼話回覆他。　這件事、可也不算碰了、不過是正

趕上他們要湊滙項、得早些日子付銀子、至於說用多少貨、隨時都可以供的那一層、他們也都應了、沒一點兒推辭不行的話。　是啊、雖然沒滿碰、也總算是碰了一半兒、你那一天是怎麼望人家說的、你說是三個月付銀子滿行、如今這一邊兒說必得倆月付銀子、就是這一句話、你怎麼能改口回覆人家呢。　那沒法子、我只可告訴他、偏巧正趕上他們要湊滙項、所以得早一個月付銀子。　你這話就這麼說、在人家也不能說你給朋友辦事不盡心、然而總算是辦得沒做全臉、你想是不是。　不錯的、那麼您還有甚麼好法子呢　我現在有這麼個打算、你再去和他們這一邊兒說一說可以勻兩回付銀子、到了倆月的時候兒、先付一半兒銀子、再過一個月、把那一半兒銀子可以付清、這麼商量、我料估着他們也許答應、若是他們答應了、你也不用把這話告訴那一邊兒人家說、趕到了倆月的時候兒、我這兒可以先給湊出一半兒貨銀來、你給他們這一邊兒送了去、趕再過一個月那一邊兒人家把貨銀付清了、你再趕那裏頭、把我墊的這一半兒貨銀撥還

我、就算完了事了、你算是辦這件事、兩邊兒都做臉、你想怎麼樣。　好極了、您這簡直的是給我圓了大臉了、我回頭就見他們說去。

第三十章

昨天偺們同座的那位令友楊鶴亭、他怎麼是從外任告病回來的麼、我聽他和您所說的那些個話、竟是滿腹的牢騷、總是在外頭不甚得意罷。　若提起他那功名來、原來是由得意之中、反倒弄成大不得意了、起初他本是由勞績保舉了一個小京官、後來加捐郎中、分在戶部學習行走、當了兩年差、又中了舉人了、然後又由別的勞績上、保的是以本部郎中候補、大概再過個兩三年、總可以補缺了、這麼着他又一會試、恰巧中了、像那個時候兒、他若是告歸本班、倒很妥當了、不論怎麼樣、有這個進士、總可以催缺早補的他本來寫的好、自己可就盼望着點翰林了、趕殿試之後、果然點了庶常了、他一點庶吉士、可就把郎中扔了、誰知道後來一散館、又散出來了、奉旨以知縣歸部即選、自己這就是一個大掃興、偏巧一選、又選了廣西、得這麼

個邊遠的缺、心裏懊喪極了、他自己就說、俗語兒說的、運氣低、上廣西、我這運氣、總算背到底了、沒法子、只可去罷、邊俸還是十年、自己一低頭、忍了十年、到了去年俸滿、也不想甚麼陞騰了、就告病回來了、若是當初中了會榜、告歸本班、郎中的缺早也補了、並且分房試差也許得的、而且可以考軍機送御史、將來一放出去就是道府、比走這一步强多了。 那是這麼着、若那麼樣、可就得不着這個清班的名了、這不論怎麼樣、總是入過清選了。 在我看、究竟所得者少、所失者多。

第三十一章

我來和您商量一件事。 甚麼事。 我有一個朋友、他要在火車站地方兒、開一個行棧、專管起卸南雜貨物、落棧雇車拉運這些事情、報稅的那一件事那是另有南雜行頭管理、這個行棧、一概都不干預那官面兒事情、不過就管由火車起下貨來、落在這個棧裏存一天的貨、得一天的棧費、然後再包管代雇車腳騾腳運貨、可以掙一分兒用錢、那南雜貨物、每年運京來的

最多、就是得那個用錢和棧費、一年也就成了文了、這倒是個有賺無賠的買賣、不過開創的時候兒、連買地蓋房子、帶衙門辦帖應交的課銀、還有置買傢具甚麼的、通共算起來、總得有五千兩銀子的成本、我那個朋友打算要招商集股、開這個買賣。 打算一股是多少銀子呢。 定規的是一百兩銀子一個股子、招五十個股子、整五千兩銀子。 那個帖辦妥了沒有呢。 那個帖、衙門已經批准了、不過還沒交課領帖哪。 令友已經招妥了有多少股子了。 他說已經招妥了有三十股子了、還短二十個股份、他叫我招、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辦好、所以我打算和您商量、偺們倆人辦這件事。 招股份的這件事、雖說是難、也還可以辦、打頭先得把那張帖辦下來、有那張帖在手裏、人家就都肯信了、再說就這麼個局面、五千兩銀子也不彀、還得多招股份纔行哪、 這麼着罷、您若肯辦、這兩天我把那個朋友約來、你們二位當面斟酌斟酌好不好。 那麼辦也好。

第三十二章

你們二位今兒個旣然彼此共面了、有甚麽應當斟酌的話、可以談一談

是的、這件事的規模、我們這位朋友也都和我提過了、我也明白個大槪了、

我要請敎的是那張帖、您辦的已經有了頭緖了麽。　那張帖、總算是辦妥了、我把稟批都帶來了、您請看看、您瞧、這是我的原稟、後面是衙門的批、這是我另外抄出來的四家鋪戶的保結、還有族鄰的甘結、您看衙門裏這不是批准了麽　不錯、這個帖、總算是妥了、可是我的愚見、總是先把帖領到手、那招股份的事、就容易辦多了、可不知道這個帖、一時領得下來領不下來。　要領就領得下來、只要咱們把應交的課銀、和科房的使費、都交足了、有個十天八天的工夫兒、帖就可以下來了。　那麽連正課帶使費、通共是多少銀子呢。　這兒有科房開來的單子、共總是八百零四兩六錢銀子。

您現在招妥了有多少股子了。　已經招妥了有三十個股子了。　這三十位在股的人、都交出點兒銀子來沒有。　都還沒交出來哪。　您想若是先請他們交出一點兒銀子來、行不行呢。　那裏頭有八個人、是我舊日的朋

友、若叫他們先拿出一點兒銀子來他們也必肯爲的。　旣是這麼着、您就先找一找那幾位去、把領帖的那一項銀子湊足了、您先把帖領出來、等我再核計核計、連蓋房帶布置一切、還得招多少股份、等我都核計好了、偺們再商量是怎麼辦法、您原打算招五千兩銀子的股份那是决不彀的、您放心罷、只要帖一到手、招股份的事、都有我哪。　就是就是。

第三十三章

昨天高俊田到我家去了、告訴我說、前兩天把領帖的課銀甚麼的都交足了、昨兒個已經批下來了、准其領帖、科房裏說、這三兩天帖就下來了、他說等帖一到手、立刻就拿來給您看。　甚好、只要帖一下來、這事情辦着就順手多了、近來撞事的太多了、所以竟說空話、人都不敢信了。　這話是誠然、您核計核計就這個局面、總得招多少股份、纔能辦得好哪。　我核計了、就是撙節着辦、非招八千兩銀子的股份是不行的。　那麼您核計的、和俊田原打算的差多了。　你聽我說、若是招八千兩銀子的股份、這領帖就不差

甚麼去了小一千兩銀子、這還有七千兩銀子、打頭那個棧房、是個要緊的工程、關係最重、那是省不得一點兒錢的其次就是帳房兒、和客屋、還有同事的住的屋子、再連下房兒厨房甚麼的、算到一塊兒、沒有幾十間房行麼、這個蓋房子的工程、就不輕、還有地價、和置買各樣兒的傢具甚麼的、通盤核計起來、八千兩銀子還多麼。若這麼核計起來、八千兩銀子、自然是不多了。趕股份都招齊了、動起工來蓋房子的時候兒、可就得商量屋裏安置辦事的人了、我也盤算了、帳上得有兩個長人、屋裏得有兩個辦事的人、還得有兩個辦外頭事情的人、總得有六個好手、纔能辦得了事哪、這六個人、就不好選的很了。那安置人的事、只可您和俊田斟酌罷、我是任甚麼不能幹的不過入一個股子、拿一個股份票就得了。

第三十四章

今兒個您出門之後、有一位朋友來拜會、此公姓嚴、號叫介亭、是前幾天由外國回來的、他說他和您沒會過面如今是特意慕名來拜、這麼着我把他

讓在書房裏陪着他談了半天、他臨走的時候兒、留下了他這個名片、還有這一封信、他說這封信、是現在駐劄新嘉波的領事官朱羅甫託他給您帶來的、他說那位朱公是您的同年好友、他們是新親、是去年在外國結的親。是是、您同那位嚴公敘談了會子。談了不差甚麼有一點鐘的工夫。此公有多大年紀。也就四十裏外的光景。人怎麼樣。相貌很魁偉、談吐不俗、頗有歷練、聽他那點兒談鋒、肚子裏也很淵博、而且吏治熟習、是個有才幹的人、將來不可限量的。他這是差滿回來的麼。我問他、不是差滿回來的、他沒肯說明白是有甚麼事回來的、我想必是有人保進來的。怎麼見得呢。今年夏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北洋大臣保薦人才的摺子裏頭、保的有一位是駐劄外洋的參贊官、可沒提出姓名來、昨兒個我聞嚴公、已經召見了麼、他說已經召見兩次了、並且他還說、過年開印之後、是歸北洋大臣那兒當差去、您看這前後的情形、像是有人保進來的不像。不錯、很像的、等我這兩天回拜他去、拿話探一探他的口氣、就知道了。

第三十五章

您貴處是直隸省麼。不錯、敝處是直隸省。請問貴省都是出產甚麼糧食呢。敝省原是高燥的地多、沒甚麼水田、所以不大出產稻米、所產的都是雜糧多。有麥子沒有呢。麥子是有的、有春麥秋麥兩樣兒、另外還有蕎麥莜麥甚麼的。像雜糧都有甚麼呢。雜糧大宗的是穀子玉米白高粱、其次是紅高粱黃豆紅豇豆綠豆黑豆黃米芝蔴甚麼的。那直隸一省所產的糧食、穀通省用的麼。在當初本省所產的糧食、不差甚麼穀一省用的了、近來因爲客民太多、又搭着總不免有水旱偏災、收成不足的時候兒、於是可就不穀用的了。那麼不穀用的、是仗着那一省接濟呢。麥子是從山東河南販到直隸省來接濟、那雜糧、都仗着是奉天省接濟。是了、像北京倉裏存着的俸米甲米、那都是甚麼米呢。那原來都是白米、因爲在倉裏日子久了、變成紅色了、可就改叫老米了。原來那白米、都是從那一省運來的呢。都是由江蘇浙江兩省運來的、那都是百姓交的錢糧那

樣兒錢糧叫丁漕、所以那樣兒米叫漕糧、又名南漕。 是是承教承教。

第三十六章

我請問您、像洋商在北洋各口岸貿易、每年進口的貨物實在不少、可不知道也有甚麼內地土貨出口沒有呢。 您說的洋商販運內地土貨出口麼。 是的。 別的口岸我沒去過、不大知道、就是天津我住過幾個月、還知道個大概、並且我也看見過洋商販運內地幾樣兒土貨出口。 大概都是甚麼貨物呢。 都是羊絨駝絨、各樣兒的皮張、還有猪鬃草帽辮子甚麼的。 那洋商買這些土貨出口、是運到外國去麼。 不錯、是運到外國去。 他們買那駝絨羊絨猪鬃草帽辮子甚麼的、都是做何用項呢。 用項也不少了、像羊絨駝絨、都是織哈喇洋呢毡條甚麼的、所有進口的那些哈喇大呢甚麼的、那都不是用這兩樣兒材料織的麼、至於那猪鬃、那是做刷子的材料、那草帽辮子、是專做夏天戴的那草帽兒用。 是了、像洋商到內地買這些個土貨、都是他們自己去麼。 也可以自己去、也可以打發他們行裏本地

的夥計去、不過他們總得由通商口岸的海關道衙門、請領三聯土貨報單、纔能入內地買土貨去哪、所有一切應當甚麼地方兒上稅、甚麼地方兒查驗、某處應當截留執照、都詳詳細細的、載明在那執照上了、洋商一看那執照、所有的規矩、就都可以明白了。

第三十七章

我聽纔聽您所說那洋商買偺們內地的羊絨駝絨、運到外國去、織成哈喇大呢、再運到偺們這兒來賣、我細一揣摩、這往返的運脚、也不輕哪、而且還要賺錢、所以就不怪那哈喇大呢都很貴了、雖然那麼貴、在偺們內地銷的也眞不少啊、在我想、偺們若是在那出產羊絨駝絨的地方兒、設立製造局、買外洋的機器、聘請外國的織匠、招本地人學織哈喇甚麼的、三五年之後、學成了一切都是自已織造、所有織得了的哈喇大呢、也按着從外國運進口來的一樣的上稅、然後運到各處賣去、打頭先省那往返一個大宗的運脚、不過就是運往各處的那一點兒運費、若是和洋商比較起來、價本總比

他們省多了、價本既然比他們輕、東西的價錢、自然也可以便宜一點兒、民間可以買一點兒便宜東西、國家的稅課又不虧短、而且還可以收回偺們的利權來、這麽一辦、這不是與國計民生兩有益處麽。　您說的這話、何嘗不是呢、我聽見說、去年有一位京官、上過一個條陳、請講求製造的事情、我聽人述說他所論的很不錯、現在我是忙着要出門、不得細談、等明兒個我大概說給您聽聽他那個論法。　甚好、願聞的很。

第三十八章

昨兒個聽您提去年有一位京官上條陳、請講求製造的事情、您說他論的不錯、我很願意聽一聽他的論法。　他論的大概是這麽着、他說是中國原來是地大物博、所出產的東西很多、也很齊全、本來不必靠着外國貨物進口、自從泰西國通商以來、洋貨進口一年比一年多、因爲他們所造的貨都很精巧、中國百姓都很愛買、所以外國商人看中國地方、是貨物的一個大銷路、於是內地的銀錢、出到外洋去、這幾十年來、也就不計其數了、若論外

國地方兒的出產、未必有中國那麼多、所以他能富足的緣故、就是能把粗貨改造出細貨來、自然賣的價錢就高多了、而且都是用機器製造、一切靈活快捷、(三)眞是說不盡的巧妙、人工又省、造出東西來又精巧、再說他們常買偺們內地的材料、運到外國去、造得了東西、再運回來賣給中國、這一個往返中國吃多大的虧、依我的愚見、按各省所出產的甚麼物料、仿効西法製造、買外洋製造的機器、請外國的工匠、設立製造局、招人學習製造、十年之後、中國都能製造各樣兒的貨物了、中國的銀錢、也不至於流到外國去了、從此就滿打着閉關自守、也沒甚麼仰求於人的了、國家富强的根本、實在是在這上頭、他這條陳上去之後、朝廷叫各省督撫查明情形覆奏、後來我聽說山西巡撫覆奏、說是山西省出產羊絨駝絨、可以織哈喇毡條甚麼的、還出產葡萄、可以造酒、後來這都要興辦的、這麼看起來、這風氣一開、那製造的事情、一天比一天要興旺的了。 不怪您說他論的不錯、實在說的是好。

第三十九章

我請問貴國都是甚麼地方兒出產絲呢。 敝國就是江蘇浙江兩省出產絲。 像您北方地方兒、也有養蠶的麼。 不但我們北方不見有養蠶的、除了江浙兩省、別的地方兒、也不大聽說有養蠶的。 那是怎麼個緣故呢。我不瞞您說、我於這耕織的事情上、從小的時候兒沒留過甚麼心、實在是件可恥的事情、我早先可聽見老前輩談過、說是養蠶先得種桑、北方的地土不宜種桑、所以不能養蠶的。 那麼您北方所沒有桑樹麼。 桑樹也有、止於是不多就是了。 既是有桑樹、那便不是地土不宜種桑了。 您說的很是、我先也是信老前輩的話、可是近來我看見奏摺上、有講求農桑的大吏、在廣西省設立蠶桑局、勸民間種桑養蠶、這幾年頗有成效、還有湖北省、也興辦種桑養蠶的事、聽說是現在也有好幾處桑樹成林了、養蠶的事、也很可以靠得住了、並且還聽見說、直隸省也漸漸兒的要興辦養蠶的事情、這麼聽起來、老年的時候兒所說那地土不宜種桑的話、也不足信、凡事總

是盡其人力之後、再看行不行、那纔是眞的哪。

第四十章

俗言說、隨年穿衣、隨年吃飯、這兩句話、說着不是彷彿很俗麼、其實那個理是眞不錯的、若是轉一點兒文說、就是因時制宜的意思、不但農桑是咱們從古時到如今一件衣食根本要緊的事情、必得認眞講求的、就連近來泰西各國所興的製造、全都與國計民生很有關係的、就以我大槪知道的事情說罷、像火輪船火輪車電線這三大端、是萬不可缺的、那火輪船船身又大、又堅固、不借人力、能彀自行、那運貨能多、搭客能多、那自然不用說了、凡從前不敢走的那大洋大海、如今都可以隨便往來、在當初總得走一個月的路程、如今十天八天就可以到、至於那火輪車、尤其是旱道不可缺的、第一是買賣的事情、有火車運送貨物、脚價又省、貨到的又快、民間用東西自然又便宜一點兒、而且與國家更有關係、若遇見有軍務的時候兒、運兵運餉、其快非常、便不至於有兵單餉欠的這個可慮的事情、還有偶然某處有

水旱偏災、運送賑糧、接濟災民、由火車運去、能早到早放、就可以全活多少人的性命、走路的客人、搭火車去、就是三二千里地的路程、也不覺有一點兒苦的、能叫人把行路的難處都忘了、再說那電線傳信、益處也實在不小、在平安的時候兒、貿易場中所有商務的情形、貨價的長落、電報一傳、各國皆知、買賣的事情裏頭、由此少吃好些個虧、再說各地方偶然有甚麼意外變故、或是遭甚麼奇災、電報一到、立刻就能設法准備救援、這麼想起來、這幾件要緊的事情、那一樣兒可以沒有呢。

第四十一章

讀書明理、所為得是治國安邦、人的見識、一半兒是由讀書出來的、一半兒是由閱歷出來的、所以人先得讀書明理、然後閱歷世事、自然見識就大了、趕當上官差之後、可就要憑見識辦事了、天下的事、不過是一利一害、若看明白了是有利的事、就該當興、若看明白了是有害的事、就應該除、這纔是為國為民、眞盡到了心了、若是遇見有利的事、不敢興、有害的事、也不敢除、

瞻前顧後、畏首畏尾、那便不是眞有見識的人、就像泰西各國所興出來的各樣兒法子、那裏頭實在有很多總得仿效的、往往的那些位持重的老前輩先生們、就發出好些個迂論來、或說是若是仿效西法、雖然有這個利、可恐怕要生出那個害來、他也不想一想、泰西國興了這麼些年新法、實在得利不少、總沒聽見說生出那些個害來、足見說這話的人、便不是眞有見識的人了、或有說、偺們原有古法何必舍己從人、若仿效西法、究竟不甚好看、這話尤其可笑、因爲泰西興出來的新法、比我們的古法巧妙便捷、所以我們得仿效他的法子、纔能得利哪、聖人說、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並沒說隔着國的人不足爲我師呀、要緊的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如今我們從他的善法、便是合乎聖人的道理、這麼看起來、說這話的人、雖然讀書、並沒眞明白聖人的道理怎麼還能治國安邦呢。

第四十二章

我聽見說、你這幾天給寶元棧說合事情了、說合的怎麼樣了。　這件事很

爲難說合的好容易有一點兒頭緒了、可還沒完哪。怎麼是寳元棧的買賣做虧空了、要收麼。可不是麼、要收買賣、外頭欠人家有幾筆帳、託我們這幾個朋友、出去和那幾個帳主子說一說、都按着七成打帳。在甚麼地方兒說合的。在隆盛堂飯莊子上。共總幾家帳主子。通共六家帳主子。都欠的是甚麼銀子呢。有四家是貨銀、那都是本行的人、還有一家是茶棧、一家是爐房、該那茶棧的、是一筆貨銀的墊款、該那爐房的、是一筆滙項的墊款。通共算起來、欠外頭有多少銀子呢。有一萬六千多兩銀子的帳。那六家都點頭了麼。那四家同行的人都點頭了、就是那茶棧和爐房、說是我們這是墊的銀子、同不得貨銀、並且連利錢都沒有、這個銀子墊了有七八個月、也沒給我們歸、我們也並沒催過、這也就很是交情了、如今還要把這個錢按七成打帳、買賣場中、恐怕沒這個規矩、所以我們不敢點頭的。那麼怎麼辦呢。後來算是這麼說的、寳元棧還有些個殘貨、他們兩家願意留下、可以給多做一點兒價錢、不怕他們將來把貨往外賣、

賠一點兒錢也可以、總還算是重交情就是了、算是這麼定規的。

第四十三章

你是多咱回來的。　昨兒個半夜裏到的。　你這回多躭悞了有一個月的光景罷。　算是二十多天、不到一個月。　是有甚麼事情、把你絆住了。　竟等銀子來着、銀子下不來、我怎麼回來呀。　你在外頭就擱了這麼幾天、差一點兒把你們大掌櫃的給急死。你聽見說、出的那個亂子了。　今兒早起、聽見我們大掌櫃的說了、叫您分心受累。　那兒的話呢。　若不多虧您出去這麼爲力、又得多拿出若干的銀子去。　這是你們那位買夥計幹的事麼。　可不是他麼。　看那個人的外樣兒、彷彿是有點兒才幹似的實在心裏不很明白、他名字又叫買有才、倒是名實相副的　向來我們這牙行的規矩、是客人的貨到了、接了單子、先得照單子點明白了件數不錯、再往關上遞、他這回接過單子來、沒點就遞上去了、偏巧就少寫了五件、足見幹甚麼萬疎不得神的。　那一天關上查出漏報來了、就把貨扣下了、當時就批

下來了、要罰八百兩銀子、你們大掌櫃的急了、就找我來了、我趕緊的就到了關上、見了委員、說是這實在是筆悞、並非是有心漏報、多少罰一點兒銀子、以戒下次就是了、求了半天、委員這纔撤回原批來、就改批罰一百兩銀子、以示薄懲、這算是纔完了、就這麼一點兒不留神、就出去一百兩銀子。這還不是便宜麼、若不是您和委員靠得住、就能這麼爽爽快快兒的完了麼。

第四十四章

今兒我請您來、是有一件事情奉懇、昨天我接到天津我們領事官來了一封信、說是那邊兒那位先生、因爲家裏有事、把館辭了回去了、託我給請一位先生、不知道您意中有合宜的人沒有。　既然是領事官請先生、那總是秉筆的事情了。　不錯、是辦公事、可是還有一件事、信裏頭說、那邊兒行裏有一個敝國商人要學話、領事官的意思、打算請這位先生、早半天兒在公館裏辦公事、後半天兒到行裏去教讀。　是了、這件事也倒相巧、我有一位

朋友新近解廣東回來、現在賦閒沒事、他原先也教過外國人多年了、我想和他商量、他必肯去的。　令友怎麼稱呼。　他姓杜、號叫明甫。　那麼這位杜明甫先生、也辦過公事罷。　是、他原先是在京裏教過幾年話、後來在外頭口岸上、也辦過領事官的公事、也在海關上辦過筆墨。　那麼公事、是很熟習了。　公事大概總是明白的了。　既是這麼樣、甚好、就求您和杜先生商量商量、如果願意去、請您賞個信、我好寫回信去、問一問脩金是多少、等那邊兒再來信、就可以商量定規了。　是的、我明天就見杜明甫去、把這一節和他說了、然後把他約來、同閣下會面談一談、您想怎麼樣。　那尤妙了、您多分心罷。　那兒的話呢。

第四十五章

您的行李都拾掇好了麼。　都歸着齊了、竟等着吃完飯就走了。　行李既然都歸着好了、您就先交給他們這客棧裏、叫他們雇人送到火車站去。先把行李發了去、妥當麼。　那沒甚麼不妥當的、客人們坐火車、大概都是

這麼辦、您當是行李必得跟着客人一塊兒去麼。　我當是必得那麼着了。　您聽我告訴您說、您叫他們這棧裏一個夥計來、所有您是幾隻箱子、幾個包裹、通共是多少件數兒、您都當面兒點明白了、交給他、他就可以雇人先送到火車站去、上了號、火車站給幾個銅牌子、他拿回來交給您、您帶好了、趕到了地土、您住在客棧裏、可以把那幾個銅牌子、交給客棧裏、叫他們到火車站去、就把行李都取來了、趕回頭先把行李打發走了、您吃完了飯、再上火車去、豈不爽神麼、就連您的火車票、也叫這客棧裏的夥計送行李去、就手兒可以買了來、不更省事麼、您打算買幾等的車票。　我要買上等的車票。　您就都交給他們辦罷、等回頭都辦完了、連火車票錢、帶那行李火車的運脚錢、還有脚行往火車站抬行李的脚錢、共總是多少、他們必開了賬來、您一總給他們就得了。　實在承您指教。　那兒的話呢、還有一件事、要緊的是您把火車票、和那取行李的銅牌子、可要帶好了。　是的。

第四十六章

現在船已經到了馬頭了、您打算就要下船麼。 我先不下船哪我這兒有一封信、是給西長泰客棧的、您可以給雇一個人、送了去麼。 您等一等兒、我瞧瞧、也許有西長泰客棧裏的夥計來了、交給他們帶了去、不更好麼。 那自然更好了。 你們來的這人裏頭、有西長泰客棧裏的人沒有。 西長泰、還沒來人哪、有甚麼事情麼。 這兒有一封信、要給西長泰客棧裏寄了去。 那好辦、我現在往西長泰給客人送行李去、我就手兒帶了去好不好。 那敢自好、勞你駕罷。 好說您納、您把信交給我罷、有回信沒有。 陳先生、您這封信、要回信麼。 沒回信、他們看了信、必有人來的。 就是。 那位客人是陳先生哪 我姓陳。 我們是西長泰客棧裏的夥計、我們掌櫃的打發我們來、請您到客棧裏去。 我的行李怎麼樣呢。 您把行李交給我們就得了。 你們瞧這是我的行李、大小通共十五件。 不錯、您就請下船罷、給您雇個車坐了去罷。 好麼。 拉車的、把車拉過來、你把這位陳先生、送到西長泰客棧裏去、車錢起我們櫃上開發。 就是、先生請上車罷。 掌

櫃的、陳先生來了。 陳先生、您請進來、您瞧這院裏清靜、您住在這屋裏怎麽樣。 很好、掌櫃的在棧裏了麽。 在棧裏了、現在有一點兒忙事情、回頭就過來見您、先叫人給您打臉水沏茶來罷。 很好很好。

第四十七章

陳先生、我們掌櫃的過來了。 請進來坐。 這是我們郭掌櫃的、這是陳先生。 久仰的很。 彼此彼此。 先生台甫是裕廷麽。 不錯、草字裕廷、掌櫃的台甫。 草字榮甫。 是、高耀峯先生的信、您看見了。 是、看見了、他信裏頭是託咐我、您到了的時候兒、打發人迎接您去、還有前幾天、我已經接着他來了一封信、說是您已經起身了。 原來他先就來過一封信了。 是的、您和耀峯是多年的朋友了罷。 我們兩家、本來是世交。 是了、他在天津、事情怎麽樣。 事情總是不錯的、他那個買賣、是已經做出字號去了、一年手托着總有兩千多兩銀子的利。 他那個人、本領實在好、而且能交朋友、買賣場中也都有個聯屬、辦理的是眞得法。 他那個人、眼看着是要發財

的了。不錯的、還有耀峯前幾天來的那封信裏頭、說是叫我這兒給您撥兌六百塊錢、是不是。不錯是的。您這個錢、是怎麼使呢。我就是在這兒的這個盤費、和走的時候兒的船價、此外沒別的用項、其餘的錢、都是到廣東纔用哪。既是這麼着、您等我把這兒的用項、都給您核算出來、下餘的錢、我給您寫一張票、您帶到廣東去、那兒有一個廣發客棧、是我們表弟開的、他叫鄭華舫、您拿那張票、到他那棧裏、就取出錢來了、省得交銀行滙去、又得花滙費的。多謝多謝、實在全仗您分心給辦了。那兒的話呢、該當的。

第四十八章

我請問您、貴國直隸總督、怎麼有兩個衙門呢、我聽說一個衙門是在保定府省城、一個衙門是在天津、究竟這兩個衙門、那一個是先設立的、那一個是後設立的、還有現在直隸總督、是應當駐在天津啊、還是應當駐在保定府呢。若提起這件事來、我得打根底上說一說、您就明白這個所以然了。

不錯的、我願聞其詳。　在老年的時候兒朝廷特派一位大臣、專管直隸省長蘆鹽務、那個官名叫鹽政、駐在天津、那個衙門、就叫鹽院衙門、到了咸豐十一年、把鹽政裁撤了、可就命直隸總督兼管鹽政、裁撤鹽政的時候兒、正趕上外國開辦北洋通商、朝廷特派了一位兵部侍郎、作爲通商大臣、駐在天津、專管中外交涉的事情、和新鈔兩關的稅課、不管地方的事、於是就把當初那個鹽院衙門、改了通商大臣的衙門了、趕到同治九年、把通商大臣又裁撤了、就命直隸總督爲北洋通商大臣、就把通商大臣的衙門、改爲直隸總督的行轅了、所以保定府那是直隸總督原來的衙門、天津的這個衙門、算是直隸總督的行轅、原定的章程是每年春天開河之後、直隸總督駐在天津、辦理中外交涉的事情、趕到冬天封河之後、駐在保定府省城去、雖然是這麼定規的章程、可是若是遇見有中外交涉重大的事件、也有不回駐保定府的時候兒、這也是不能一定的。　如今聽您這麼說、我這纔都明白了。

第四十九章

我還有一件事要請敎。 豈敢您是有甚麼要問的事情。 貴國各通商口岸、和各國領事官、辦理中外交涉事情的大官、不是道台麼。 不錯、是道台。 像那樣道台、人都稱爲海關道、是朝廷另外設立的這海關道、專爲辦理中外通商事情的麼。 不是都是那麼樣、您等我把我們的官制說一說、您就知道了、就以這道台的官缺說罷、就分好幾樣、有督糧道、是專管徵解漕糧事務的道台、有鹽法道、是專管鹽務事情的、有河道、是專管河務的、有鹽糧道、是專管糧務鹽務事情的、有鹽茶道、是專管鹽務茶務事情的、有茶馬道、是專管馬政茶政事情的、到了管理地方事情的道台、就叫兵備道、也可以說巡道、那一位兵備道、不定是管理三四府、或兩三府、或兩府一州地方、所有各口岸辦理中外通商事務的道台、就是兵備道、因爲都兼管稅關事務、所以就叫海關道、就如同俗說上海道、其實官話是應當說蘇松太兵備道、是分巡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的道台、那上海縣是屬松江府管、所以上

海的通商事務、是歸蘇松太道辦理、各口岸大概都是這麼樣、惟獨天津不然、天津原有兵備道、是分巡天津府河間府的道台、可是天津的中外通商事務、並不歸天津兵備道辦理、自從同治九年、裁撤通商大臣、歸直隸總督兼管通商大臣事務、另設立一位道台、專辦中外通商交涉事情、還有督理新鈔兩關稅務、名曰津海關道、這又是和別的口岸不同的地方兒。

第五十章

聽說貴國學校的規模、有些個改變了、您有所聞麼。　不錯、新近接到京裏的朋友來了一封信、他把諭旨大概的意思、給我寫來了。　是怎麼改變法呢。　他信上說、已經奉旨在北京設立一個大學校、進這個學堂念書的、都是由中學校小學校、按着次序往上升的、此外各省城、和各府廳州縣、所有的大小書院、都一齊改爲中學西學的學校、至於學校的等次、以省城的大書院、作爲高等學校、那府城的書院、作爲中學校、那州縣城的書院、作爲小學校、所有各學校的章程、都是京城裏大學校頒發了去、各學校仿照辦理、

另外各地方、有自己捐立義學社學、也都要中學西學一齊兼習、爲得是推廣造就人才、還有各學堂念的書、都是由官設立書局、編成中西各樣書、發到各學堂裏去讀念、還有各學堂的經費、是由上海電報局、招商局裏頭、餘出來的銀子、和各衙門有的規費甚麽的、命各省督撫、把全數都提出來、充作各學校的用費、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近來做國學校改變規模、是這麽個情形。若是如此整頓、將來可以人材輩出的。只要認眞經理、日久自然總可以有成效的。

第五十一章

天下最可慮的是百姓多、生路窄、窮民一天比一天多、謀生的路一天比一天窄、百姓一個吃不上穿不上、就是原來是安分的良民、爲飢寒所迫、也就把人給擠對得爲非做歹了、所以作官的、必得給百姓設法廣開謀生之道、叫他們能彀飽食暖衣的、自然爲非做歹的人就少了、如今我聽說貴國要擴充鐵路、廣開礦產、這實在是最好的事、不但是裕國便商那樣的大事裏

頭有無窮之利、就以小民謀生之道說罷、凡有鐵路的地方兒、必然是一天比一天繁盛的、客人上車下車、搬運行李貨物、那些個賣力氣的、肩挑背負、都可以掙些個錢餬口、還有那小本營生的人、賣個零碎吃的用的東西、也可以賺些個錢過日子、再像那大城池大鎮店的地方兒、把道路都收拾平坦了、往來都用東洋車、與走路的人又很方便、又花錢不多、那無業的窮民、有一膀子力氣、弄一個東洋車、拉一天的買賣、所掙的錢、就彀養活幾口人的、就憑火輪車東洋車這兩樣兒、便可以養活無數的窮人、再若是一開五金的礦產、和煤窰甚麼的、所有那無營業的窮民、都可以到礦廠地方兒做工去、就都能掙吃掙穿的了、百姓既有衣食可靠了、他也就知道顧惜體面、愛惜性命、不敢犯法了、凡作官的、只要能給百姓開養生之道、那就是眞正愛民了。 您說這話誠然不錯、百姓若都能自食其力、得其溫飽、自然都不敢胡做非爲、干犯國法了。

第五十二章

凡作民間父母官的、敎化百姓、說着容易、細想起來、也實在不是容易辦的事。

在我說、也沒甚麼難的、作官的、只要自己立身正直、不貪贓受賄、不受人情囑託、一心的爲國愛民、難道還不能感化百姓麼。

你說的這個、不過是作官的道理、應當如此就是了、若說一定就靠這個、就準能敎化百姓、我還不敢說一定就準行的、第一件、百姓窮苦、就是極不受辦的事、就是你這一個地方官、眞是一位聖賢、所敎訓百姓的話、都是眞正聖人的道理、無奈那百姓身上無衣、肚子無食、他也知道你是好官、講的也是好道理、然而他一想、若是竟聽你的話、錯一步都行不得、他肚子裏又眞餓得慌、身上又眞凍得慌這兩個難受、比甚麼苦都利害、趕這、飢寒倆字、眞把他擠對急了、甚麼叫道理、甚麼叫國法、全顧不得了、就先偸點兒搶點兒、把肚子治飽了、日後犯法、再說犯法的話罷、到了那窮急了的時候兒、他連王法都不顧了、還管你講的道理麼、古人說的、忍飢與賒死同、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先得養民、然後纔能敎民哪、所謂敎養兼施、不能偏廢的。

您這話究竟不是讀書人

說的話、您要知道、臨民的官、自然另有教民之法。　我也知道我所說的、不是讀書人的話、不過是我以人情度世理、就是王道、也不外乎人情、等着你將來一旦臨民、我倒要看看、除了我說那話之外、你還另有甚麼敎民之妙法。

第五十三章

前兩天有我們一個本家的兄弟來了、他說了一件事、我聽着有點兒離奇、他說上月他有一個親戚家裏辦生日、找了一個說像聲兒的來、給他一間屋子、外頭擋上一個帳子、他一個人坐在那屋裏、能學四五省的人坐在一塊兒說話、各省是各省的口音、還不是一個人說完了一個人再說、還要你一句我一句的、彼此亂說、連說帶笑的、彼此都是很自然的樣子、絲毫不錯、一點兒毛病也露不出來的、我想他一張嘴、怎麼能立刻說好幾樣兒的話還要說的周到、不錯不亂、我眞有點兒信不及。　這個話不離奇、有一年、我們好幾個人、在一個朋友的花園子裏喝酒、他們就找了一個說像聲兒的

來、都在一個廳房裏、他一個人、在裏間屋裏、就是給他一張桌子、沏一壺茶、一個茶碗他自己帶了一個鐵尺來、裏間屋門口兒、也是給他擋上帳子、我們都在外間屋裏聽着、就聽見咱的一聲鐵尺一響、先是彷彿一個主人、盼咐底下人上門睡覺、就聽見底下人答應了一聲、唏哷嘩哷的、把門都鎖上了、然後又聽見各屋裏的人、睡覺打呼的聲兒、不大的工夫兒、就聽見遠處有狗咬、回頭近處的狗都一齊咬、本院子裏的狗、咬的更利害、就聽見房上的瓦響、然後就聽見咕咚咕咚的觧房上跳下幾個人來、主人就大聲的一嚷說有了賊了、底下人就都一齊答應、開開了屋門、拿棍子棒子的聲兒、又聽見賊唧咚咕咚的又都上了房了、又聽見底下人出去喊街坊四鄰幫助拿賊、不大的工夫兒、就聽見吵吵嚷嚷的來了好幾十個人、就和賊交上手了、又是刀鎗的聲兒棍子棒子的聲兒、房上往下掉瓦的聲兒、孩子們是哭、狗是咬、院子裏又是刀鎗叮噹的響、又是人大聲的直嚷拿賊、這個時候兒、亂這麼一個整的、在坐的朋友們裏頭、有膽子小的、就嚇得變顏變色的、忽

然又聽見鐵尺啪的一聲響、立刻甚麽聲兒都沒了、你說妙不妙。

第五十四章

上回奉懇您分心給辦那繙譯書的事情、不知道您近日辦的有一點兒頭緒沒有、昨天前路朋友、託我過來打聽打聽。　那件事、我已經找了好幾位通曉洋文的朋友、都不敢應、我因爲您託我這麽一點兒事情、我竟自不能報命、心裏很着急、好容易託人訪着了一位大手筆先生、他把那本洋書看了一看、他說這本書、無怪朋友們都不肯應、這製造軍火的書、向來是最不容易繙譯的、不但那裏頭東西的名目和用法、是漢文向來沒有的、必得另加註解的、又得合漢文的體式、還要不錯洋文的意思、又得叫人一看、立刻就明白、不至於叫人看着擋眼費解、而且那其間還有許多化學和算學裏頭的話、還得有若許備查的書、纔能辦得了哪、他說他也可以應這個繙譯、可就是有兩層難處、一層是半年的限期、他不敢應、因爲太費手、他說至快得十個月的工夫兒慢者就得一年的工夫兒這是一個難處、還有就是筆

資的那一節、三百兩銀子也少一點兒、他說繙譯這麽一部書至少得五百兩銀子纔行哪、所以我把那本書帶回來了、把這個話告訴您說、請您把商量的情形、轉達前路就是了。　這件事、實在承您費心了、這個書既然有人肯繙譯、就算是偺們給他盡到心了、等我把這話告訴他、如果他肯依着人家這個章程辦、我再來奉懇的。　豈敢、如果前路願意辦、您賞我個信、我想偺們定規一個日子、請他們二位見一見、當面定規好不好。　甚好、就是這麽樣罷。

第五十五章

今天我到府上來奉訪、是有一件西商的事情。　您有甚麽見教的事情。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個大銀行裏的老總、他昨兒個找我去了、和我說、他們行裏、要請一位通曉法文的先生、專管繙譯法文各樣兒的文契、還有往來的書札、我想了會子、一時要請一位通曉法文的好手、實在不易的很、所以我來和您商量商量、若是您肯就這個事情、倒是很相宜的。　承您費心、

無奈恐怕我辦不了那個事情、倒叫您對不起人。　這是那兒的話呢、您的法文、名望最高、人所共知的、況且您已經繙譯好幾部書、都傳了、怎麼不能辦這個事呢。　您要知道、我所繙譯的那幾本書、那都是文學裏的事、和商務不同、那買賣的事情、向來沒伸過手、其中一切的規模全不知道、一旦之間就要伸手辦事、倘或辦理的不很合宜、豈不有累您知人之明麼。　您這話太謙了、我實不敢信、洋文這一道、我雖然是門外漢、然而我想、天下事、一竅通百竅通的那個理、總是相同的、您的洋文既然那麼高、辦那買賣塲中筆墨、那不是綽綽有餘的麼、您說怕是辦理不合宜的那句話、那不是明擺着藉詞推托麼。　旣承您這麼抬愛、原不敢辜負您這一番盛情的、實在怕是給您不作臉、旣蒙您這麼許可、等我見一見銀行裏那位令友、大概談一談那裏頭的公事、如果自揣可以勉强從事、我斷不敢推托的。　這麼着甚好、您就聽我的信罷。

第五十六章

令親同人打官司的那件事怎麼樣了。別提了、碰了釘子了、官司算打輸了。是怎麼住房兒的短下他的房錢了、他把人告下來了。不是那麼件事、是他城外頭有一處鋪面房、前後有六十多間房子、租給一個廣東人、開洋貨鋪帶棧房、已經有十幾年了、因爲後頭原有一塊空院子、那個棧房的房子不殼用的、要在那塊空院子裏添蓋五間房、先告訴明白我們舍親了、等蓋得了那房子、每月給長一點兒房錢、將來買賣若是不做了、也是按着借地不拆屋的例、不能把那房子拆了走的、他當時也沒說甚麼、趕人家把房子蓋得了、給他加幾兩銀子的房錢、他不答應、叫人家總得給加十兩銀子的房租、人家不肯給他加、他說若不依着他那個數兒辦、就叫人家搬家、上別處做買賣去、人家說、我們這是買賣、有鋪底的、不能房東叫搬家、我們就得搬家、我們的鋪底、比你的房子値得銀子還多哪、這麼着他賭氣子把那鋪子的掌櫃的告下來了、告的是人家霸佔他的房產、趕衙門把兩造傳齊了一過堂、人家告他是越揩增租、勒令關閉買賣、給他騰房、趕問官把這

個始末根由都問明白了、就和他說、人家添蓋房子、給你加幾兩銀子的房錢、人家也算是講情講理了、你硬叫人家多加房租、那叫越摺增租、你勒令人搬家那更沒理、鋪面房同不得住房、做買賣有鋪底、房東不能叫人搬家的、那鋪子並不短欠房錢、你告人家霸佔房產、那是妄告不實、你辦的這事、全不合例、及早回去找人說合、若是辦眞了、你是有罪名的、就這麼給趕下來了、這不是碰了個大釘子麼。　那麼他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我聽見說這幾天有人出來給他們說合、我想他已經碰了釘子了、也不敢作甚麼難了。

第五十七章

前兩天我到慶華金店去了、他們和我打聽您來着、他們說您有許多日子沒上他們那兒去了、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您是有好些日子沒去了麼。　有不差甚麼一個月沒去了。　怎麼您所不去了。　這是偺們倆人說、我不去有個緣故、我知道他們近來有幾個人、商量着要合夥立個事、他們辦的很

機密怕人知道、其實他們有甚麼事並不瞞我、我不去、也是避嫌疑的意思、假比我常去、總不免知道他們一點兒事情、倘或外頭他們走漏了一點兒風聲他們就不免疑惑我給他們洩漏的我那個時候兒、就是跳到黃河也是洗不清、何苦叫朋友疑惑我惱我、這不是無故的得罪人麼、不如自己躲着點兒、免得後來有口舌。 您說的這眞是有閱歷的話我實在佩服、前幾年、我們舍弟、就背過這麼一個黑鍋、他常在一塊兒的有幾位朋友、都是當差的、那幾位朋友給人辦了一件事、也是怕人知道的、我們舍弟常和他們一塊兒聚會、那裏頭的事情、多少總知道一點兒、後來不知道怎麼外頭可就有點兒物議、他們就都疑惑是我們舍弟在外頭說的、未免的都有點兒惱意、我們舍弟也沒法子分辯、直過了一年多、他們纔查出來是別人給洩漏的這纔把我們舍弟洗出來、他算是白叫人惱了一年多、您說寃不寃、這都是皆因年輕不知遠嫌的緣故。 你切記着、凡人有不願意人知道的事、若是給他洩漏了、直比當面兒罵他一頓、他恨的還利害、所以這一節不可

不愼重的。 不錯、這也是人情如此。

第五十八章

我上回在天津的時候兒、有一天我看見有很多的兵、從教場撤操回來、使的都是洋槍、有人告訴我說、那是北洋的練軍、我問他那是多少人、他說那是三個亮子、我不明白甚麼是亮子、我剛要問他、偏巧來了一個人、把他找了走了、沒得問他、您知道這個亮子、是甚麼意思麼。 知道、那一亮子、就是一營、五百人、那是他們營裏的話、不能算是正經官話、動筆墨還是得說一營、那些個兵、旣使的是洋槍、那一定是練軍了。 現在天津地方兒、都是有甚麼營呢。 自從直隸總督駐在天津、設立的有護衛營、還有練軍前後左右中五營、另外有親兵水師營、親兵開花營、還有親兵馬隊。 他們的營盤、都是在那兒呢。 在三岔河口、河東賈家大橋、河北窰窪大悲院、大直沽機器東局左右兩邊兒、還有西門外頭教軍廠、和新城、大沽、小站、馬場、軍糧城、這些個地方兒、都有營盤。 是了、那槍隊砲隊、學的都是那國的陣法呢。

有學德國的、有學法國的、有學英國的。　所用的軍火、都是新樣子的麼、不錯、都是新式後膛槍砲。

第五十九章

您這把洋刀、可眞不錯、是買的麼。　不是買的、是一位法國朋友送給我的。是您在外頭的時候兒得的麼。　是我從先在軍營裏文案處的時候兒、有一位法國武官、我們倆人最好、他臨回國的時候兒、把這把刀送給我了、我還打哈哈來着、我說俗言說的、寶劍贈與烈士、我非烈士、何蒙見贈寶刀、豈不被此刀笑人麼、他說別取笑兒了、我奉送此刀、不過留個記念兒就是了。　這大概總是一把上好的刀罷。　利器這一家學問、我原不通、據那位法國朋友說、這把刀、雖然不能說是上好的、也算是把中路兒的刀、並且他還說、這把刀上過陣、殺過人、掛在屋裏、可以避邪的。　這是很好了、去年我有一位朋友、到日本國去、帶了一把東洋刀來、刀鞘子甚麼的、實在裝潢的眞好看、而且拔出那刀來、如同鏡子似的、能照得見人那麼亮、我想那必是

一把上好的刀。 那恐怕也未必然、那刀的好歹、別竟看裝潢、我也聽見日本國的朋友談過、有幾塊錢一把的刀、也有幾十塊錢、幾百塊錢一把的、還有無價之刀哪、並且還說、就是幾塊錢買把刀、也是很好的裝潢、也是能照得見人那麼亮、他說就連他們本國的人、不通那家學問的、那刀裏頭的隱微、也是不能透澈深知的、何況咱們一竅兒不通、怎麼能認得出刀的好歹來呢。

第六十章

您從先不是說過、軍火是國家禁止的、不准商人販賣麼。 不錯、實在是犯禁的東西。 您說這話、去年我上烟台去的時候兒、我在唐沽那兒上船、我就瞧見有一隻火輪船、裝着是滿載的軍火、在唐沽那兒往岸上卸哪、怎麼沒見有人管那個事呢。 您不知道、那不是商人私販來的、那是奉官由外洋買來的軍火。 我看見起下來的有克虜伯小砲、也有阿姆斯得郎小砲、還有大桿來福槍、和新式後膛毛瑟槍、還有些個槍砲彈藥甚麼的、我當是

偺們商人私販來的貨物哪。　誰有那麼大膽子、販那麼些個軍火來呀、您還不知道那私販軍火是大干例禁的、罪名很重、不論是那國的商船、若是私自裝運軍火來、叫海關上查出來、船貨一併入官的、若是中國商人、私自販賣軍火、查出來、不但把軍火入官、還要把那販賣的人、奏交刑部從重治罪的。您想定例這麼嚴、不論是怎麼樣貪利的人、誰肯把身家性命、下在這裏頭啊、就滿打着有那麼大胆的商人、敢私賣軍火、可是也沒有火輪船、敢擔這個險、給他裝運哪、所以那私販軍火的事、是萬不能行的。

第六十一章

我聽見說、北洋地方、有很大的機器局、每年製造出來的軍火也很不少、怎麼我還常聽見說、從外洋買軍器呢。　這裏頭也有兩個緣故、一個緣故是有那中國還不能造的軍火、不能不從外國買的、還有一個緣故、是現在各省都是挑選練軍、整頓武備的時候兒、槍砲是行軍的利器、既然現在都是改新法練兵、雖然挑選好兵、認眞訓練、可是若是沒有好軍火、自然是不行

的、像直隸省、和河南山東山西、這都是接連的鄰省、那三省現在也是正講求武備的時候兒、所用的槍砲自然是不少、若是竟靠着北洋機器局往那麼接濟軍火、也是不敷所用的、所以那三省的大帥、也常託北洋大臣代買外洋的軍火、由北洋買來、再分運到那三省去、因爲有這個緣故、自然顯着買的軍火多了。 是了、這層我明白了、我還請問您一件事、我聽見說、偺們各省兵營裏所用的槍、全要改成一律、不要一省用一樣兒槍、怕是有軍務的時候兒、難免悞事的。 不錯、去年我也聽見說、有人上條陳、請把各省兵營所用的槍、都要改成一律、免得臨機悞事、聽說已經議准了、那位上條陳的、實在所說的是有見識的話、洋槍都改成一律、那是最好的法子。

第六十二章

您那位令親、沒來找您評理來麼。 您問的是我們那個親戚。 就是貴連襟兒姚硯撰。 他有許多日子沒來了、他找我來、是評甚麼理呀。 就是我們倆人的事。 你們倆人有甚麼事、他來找我評理呀。 在倆月之前、他託

了我一件事、他說他要買點兒要緊的東西、給他們令兄帶到任上去、託我給他想法子借二百兩銀子、利錢就在這麼一分上下、趕年底他的租子進來、就歸還的、這麼着我就給他滿處一借、好容易託人、在城外頭一個帳局子裏、給他借了二百兩銀子、一分利錢、趕我把銀子拿回家來了、趕緊的打發人去請他來、把這銀子拿去、他就沒來、後來又請了他好幾盪、他就左支右支的所沒來、這個銀子在我家擱了有一個多月了、到了前兩天、他忽然來了、告訴我說、他在別處借着銀子了、這個銀子他不用了、我說你不用你早言語啊、如今擱了一個多月了、這利錢怎麼辦呢、他說我沒使這銀子、我也不能出利錢、我說你沒使這銀子、不是你叫我借來的麼、難道是我應當給這利錢麼、他說您給不給我不管、我說你說這話、都不講理、他說我說這話很講理、不論到那兒說去、我都有理、我說那麼你找人評評這個理去罷、他就說他要找您來評這個理、我當是他已經找您來評過理了、敢情他還沒來哪。　您想這不是明情他沒理麼、他怎麼能叫我給他評這個理呀、您

也不用爲這個著急爲難、您問明白了通共是多少利錢、我給就是了。不論誰給、倒不要緊、無奈他不說理、眞叫人難受。底下您總少管他的事、打頭他說話沒準舌頭、並且最貪小便宜、這又不定誰給他借着銀子了、利錢比您這個小一點兒、所以就立刻推了、不使這個銀子了。

第六十三章

天下所苦的是下情不易上達、年多日久、就不免百弊叢生了、凡君上都是愛民如子、總怕百姓有疾苦、朝廷不得而知、實惠不能及民、所以廣開言路、爲得是可以洞悉民情、無奈百姓的事、有能入奏的、也有不能入奏的、況且言官雖多、究竟耳目難周、小民的情形、朝廷總不能知道的很詳細、這麼想起來、這就是有新聞紙的好處了、那新聞紙上所記載的、不論是大事小事、有聞必錄、那主筆的、是一團的公正之心、遇事直書、他也無所顧忌、也不畏權勢、那爲人上的、一看新聞紙、就可以知道各處的利弊了、我聽說貴國的朝廷、現在命各省督撫、把各本地所有的新聞紙、全要恭呈御覽這眞是求治

之道、若是皇上每日看各處的新報、不但國內地方辦事的情形、閭閻的甘苦、都可以洞知一切、就連天下各國國勢强弱、政治得失、還有士農工商近日都是怎麼個情形、雖然深居九重、看天下的事、都可以瞭如指掌、所以新聞紙、是世間最有益處的事、在我的愚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不可不看新聞紙的。

第六十四章

我聽說你要出外去、是有這麼件事麼。　不錯、是有這麼件事。　是要上甚麼地方兒去。　是要上福州去、因爲我有一個至好的朋友、他在福州口岸、開着一個辦館、專供給各火輪夾板船上食用的東西、這幾年把買賣所做起來了、無奈他鋪子裏實在短人、他知道我略通一點兒英國話、也做過幾年買賣、所以他寫信來、邀我去幫助他做買賣、我在家裏也是白閒着、打算出去經練經練世事、也未嘗不好。　你出去歷練歷練、那是最好的事、不過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囑咐你、現在各通商口岸的風氣、可不很好、奢侈的習

氣是很利害、不論貧富、吃喝穿戴、都要講究做濶、纔算體面、就是原來是一個窮人、在口岸上一染上了那奢華的習氣、連他自己本來的那副窮面目他都忘了、拿居樓園館、都當做了是見天的家常飯、拿吃喝嫖賭、全當做了是尋常朋友們的應酬、甚至於那生意場中的人、也有沾染習氣、不守買賣場中舊日規矩的、沒有那富商的錢財、要學那富商的揮霍、沒有那富商的本領、要學那富商的排場、一來二去的、把買賣做虧空了、窮極無賴、便設法坑矇拐騙、無所不爲、趕後來自己覺着也立不住脚了、實在無法了、只可一逃跑、終久不定是怎麽個結果、你聽這樣光景、可怕不可怕、所以你出外去、自己要守着本來的面目、那奢侈的習氣、一點兒也沾染不得、總要想着過個三年五載的、還要回本鄉來哪、這是要緊的。　承兄台囑咐我這話、我謹記在心、决不敢忘的。

第六十五章

你要倒過來的那個鋪子、我和一個朋友打聽了、那個買賣你倒不得。　怎

麼倒不得。　那個倒價、聽說是很便宜、可就是裏頭有一層難處、那個鋪子外頭該的帳很多、他的意思是打算誰要倒過那個鋪子去、除了倒價他要現銀子、另外把他原欠人家的帳、得替他認還一半兒、是這麼着、他便可以倒、因爲有這個緣故、他把倒價做的很小、爲得是人可以肯替他認還外欠、你想這裏頭有這麼個累贅、那個鋪子你可以倒得麼。　這件事是這麼着、若是連現銀子的倒價、帶給他認還外欠、合在一塊兒、若價錢還是便宜、也可以辦得。　在我想、他既弄出這麼個灣子來、他早就都算計好了、必是都與他合式、決不能與偺們有甚麼便宜的、還有一節、若果然這麼辦、你想你這個鋪子還沒開哪、就先有這麼幾個帳主子等着、與買賣的聲氣、也不大好聽啊、知道的、是你替舊鋪東認還外欠、不知道的、還疑惑你是東摘西借來的錢開的這個買賣、無故的要這個名氣、做甚麼。　我是所貪圖那個地勢眞好。　地勢自然是不錯、若竟貪圖地勢好、那裏頭有別的損處、也不便哪。　這件事瞧罷、若是將來商量着合算就辦、若眞是有損無益、那只可也

就拉倒罷。

第六十六章

昨天王鳳亭約你吃飯、必是和你商量甚麼發財的事罷。　您倒猜着了、他和我商量要招股份的事。　招股份、打算開甚麼買賣。　他說他已經認領了兩座煤窑、那裏頭的煤又旺又好、他已經把照都辦妥了、打算把這個買賣作十個股子、每一個股子三百兩銀子、十個股子算是三千兩銀子的成本、每年算下大帳來、所得的賺利、按股均分、他一個人兒佔兩個股份、下剩那八個股子、叫我給招入股的商人。　你的意思、打算怎麽樣呢。　我打算和朋友們商量商量、看是怎麽樣罷。　自然你也得入一個股子啊。　那還用說麽、自然是得那麽辦的。　我告訴你說、那個王鳳亭爲人、可是很詭詐、他先頭裏和人搭夥做買賣、總是有利歸已、有害歸人、所以如今他舊日的朋友們、都不愛跟他共事了、他現在和你商量這招股份的事、他說他一個人兒佔兩個股子、這又是取巧的法子、將來所有甚麽照費國課、還有置買

各樣兒的器具、通共都用的是你們大家的股份銀子、他名是兩個股份的股東、其實他連一個股份的銀子也不往外拿、竟等着後來算下帳來賺了錢、他得兩份股利、倘或賠了錢、是賠在你們大家身上、你若不信、後來留神體察、決不出我所料的。

第六十七章

你們鋪子裏被竊的那件事、辦出點兒頭緒來了沒有。　還沒頭緒哪。　那賊是怎麼進去的。　是從我們那個小後頭院子裏、把櫃房兒裏的窗戶橇開了進去的。　怎麼夥計們、都睡着了麼。　大概是賊用燻香、把他們燻過去了、不然他們怎麼早起起來、都覺着有點兒腦袋疼呢。　不錯、那一定是受了燻香了。　都是丢了些個甚麼。　把銀櫃的鎖擰了、拿了有五十多兩銀子去、還把夥計們的兩包袱衣裳、和桌底下擱着的幾串現錢都拿了去了。　當時就報了縣了麼。　第二天一清早、就開了失單、找了地保來、就報了縣了。　縣官是多咱下來驗的。　當天晌午、縣官會同汎官、下來驗的、趕

驗完了、回到衙門去、就派了四個馬快、勒限十天、務必要把這案賊辦着。現在有幾天了。　今兒個已經九天了、明天就滿限了、昨兒個來了倆馬快、央求我先別遞催呈、說是他們已經派了許多的人、踹這案去了、就連隣境都有人去了、不久必要破案的、我告訴他們、我再容你們十天、必得連賊帶贜都要拿着的、昨天我和科房的先生慪了一回氣、我原報的是連銀子帶東西、失去有二百兩銀子的贜、這報的並不多呀、科房裏他們給估了失贜約值銀一百兩、我說竟銀子就是五十多兩、下剩那衣服甚麼的難道就値幾十兩銀子麼、我告訴他們、你們也不用多估少估的、只要把賊拿住、把原贜都追回來、你們愛估多少、我都答應、若是短了我的東西、我報多少就是多少、這麼着我、就回來了、你說可氣不可氣。　他們輕估失贜、也並不是和事主不對、他們是爲護庇本官處分的意思。

第六十八章

這幾天地面兒上又緊的利害、所有城裏頭大小寶局、全疊起來了、城外頭

有幾個烟館、也都收了、是又有甚麽賊情盜案麽　我聽說近來有三處被盜的、前幾天解局上辦下兩股兒來、打城外頭烟館裏、叫了一股兒、你想這烟館寶局有不收的麽。　我就不明白、到底那烟館寶局、是犯禁的買賣不是呢。　原本是犯禁的、不准他們開的。　那麽平常他們開、地方官又不禁止呢。　在平常地面上沒甚麽事、他們偸着開、官不十分禁止的緣故、是因爲有許多的窮人、靠着烟館寶局吃飯、不能不畧閉眼睛、趕地面上鬧出了賊情盜案了、怕他們窩賊窩贓的、可又不能不叫他們快收的。　您說這話甚有理、可是我也見過有局上的人、竟明告訴人說、我們這一塊局、是官准開的、那又是怎麽個理呢、若不是官准他開、他敢在外頭這麽說麽。　若說官准他們開局、那是斷沒有的事、他們在外頭要說那話、也有他們的意思、一來是叫耍錢的人知道他那寶局、是官准開的、可以放心去耍錢、決不至於有叫局的事、二來是吹風、叫那些個無賴之徒知道、他那個局不是犯禁的、暗含着是告訴他們說、你們別打算挾制我們、訛賴我們、是這麽個用意、

那賭博本是例禁最嚴的、地方官怎麼敢違例、叫他們開賭呢。

第六十九章

回稟老爺、剛纔店裏掌櫃的說、現在路上亂騰、有將軍派出來的武官、帶着兵、在各鎭店上駐紮、巡察盜賊、交派各店裏、所有客人們車輛、非到天亮、不准開店門放客人們走的所以明兒早起、打算五更天開車、店裏决不敢放的、掌櫃的說、若是偺們一定要那麼早走、可以請老爺見一見那位參將老爺去、如果他應了、店裏纔敢放走呢。　那位參將、在那兒駐紮呢。　就在這對過兒通泰店裏。　那麼你拿上我的職名、跟我到通泰店裏、拜會那位參將去。　是。　辛苦了。　您找誰呀。　這店裏住着的一位參將老爺、怎麼稱呼啊。　我們那位參將老爺姓周、是有甚麼事麼。　這兒有一位北京日本國繙譯官、平老爺、特來拜會周大老爺、請您把這職名給遞上去。　您在這兒候一候兒、我上去回一聲兒。　勞駕罷。　周老爺請平老爺裏頭坐哪。　閣下是周大老爺麼。　豈敢、我賤姓周、閣下是平老爺麼。　不敢當。　請坐

請坐。閣下請坐。您是多咱到的此處。是剛纔到的。寓在那個店裏了。就住在對過兒萬合店裏了。您這是從那兒來、要上甚麼地方兒去。我是從北京儆國公館來、要上牛莊去、我來見您、是因爲我奉委往牛莊地方兒、有點兒要緊的事、得起五更趕路、剛纔店裏人說、您這兒有交派、非到天亮、不准放客人走的、所以我奉求您、告訴店家、明兒個五更天、可以早放我們車走、我就感情的很了。現在路上不大消停、所以不敢放客人的車早上路、怕是路上有失閃、可是您如今又有緊要官差要趕路、這可怎麼好呢、等我回頭想一想、有甚麼變通的法子、我可以到您店裏去罷。實在承您費心了、那麼我告假了。偺們回頭見。

第七十章

平老爺周大老爺來了。請。閣下用過飯了。偏過了、又勞動您過來一盪。那兒的話呢、剛纔偺們談的那件事、您聽我把這細話告訴您說、這幾年冬天、關外這路上、實在不大消停、常有馬賊刧奪過客的事情、所以每到

了冬令、將軍就派出些個營官來、帶些個兵、在各鎭店上駐紥、查拿盜賊、一面又交派各客店裏、非到天亮、不准開店門、放客人上路的、非是有意不便於行旅、實在是爲保重的意思、如今您旣是奉委有要緊的官差、必得起早趕路、我打算明兒個早起五更天、派兩個小營官、帶二十個兵、護送您到天亮爲止、另外我還寫得了一封信、您帶着、趕明兒晚上、您到了下站、住在店裏、您可以拿這封信、見那鎭店上防守的營官、他也必派官兵護送您的、到了各鎭店上、您都這麼辦、我管保您一路上、平平安安的到牛莊、决沒失閃的。　承您這一番的厚情、我實在中心不安。　那兒的話呢、這是我們分所當爲的事。　豈敢、您旣過來了、請您看一看我的護照。　是、這是總理衙門發的護照、您有這護照、又有我那封信、這就很妥當了、偺們明兒個一黑早見罷。　承您格外分心、謝謝。　不敢當、不敢當。

第七十一章

您這盪是從我們敝國直隸省回來麼。　不錯、我是起天津回來。　我這幾

年、竟在貴國做買賣、所有我們敝國那邊兒的事情、我都不大知道、如今您解敝國回來、我要和您打聽一點兒事情。 您是要打聽甚麼、只要我知道的、就可以說一說。 很好、我請問您、現在我們敝國北方的鐵路、和開礦的事、辦的都怎麼樣了、您知道不知道。 這兩件事、我大概知道一點兒、按目下說、貴國築造鐵路、開辦礦務、這兩件事、總算辦的都有點兒起色了、先說那鐵路、從天津到山海關的那條路、是早就造得了、從北京到天津的那條路、去年也造得了、如今把從天津到蘆溝橋的那條路、也都造得了、現在商量要造從山海關到大凌河的那條鐵路了、還聽見說、蘆漢鐵路、是歸商人築造、已經有點兒規模了、至於礦務的那一節、聽說開平和漠河這兩處的礦務、辦的很得法、頗有成效、朝廷因爲近來鐵路和礦務這兩件事、日見其多、怕是各省的辦法都不同、定的章程也許都不一樣、從這裏頭不免生出窒礙來、所以前些日子特降諭旨、在北京設立礦務鐵路的總局、欽派兩位大臣、專管各省鐵路礦務公司的事情、這麼辦、自然更顯着整齊嚴肅了。

但願從此廣開礦產、擴充鐵路、還是富强的根本。

第七十二章

俗言說、人能興地、地能興人、又說滄海變桑田、這話細考察起來、也是眞不錯的、就拿直隸天津大沽海口裏頭唐沽那個地方兒說罷、當初不過是靠河的一個荒村、住着些家打魚的、和種地的甚麼的、並沒甚麼買賣鋪戶、後來一築造鐵路、那兒有了火車站了、可就顯着熱鬧點兒了、這幾年因爲從唐沽往上去、河內淤墊、工程太大、挑挖不易、火輪船都不能到天津紫竹林了、就在唐沽那兒起卸貨物、由小火輪船、或火輪車、把貨物轉運到天津去、於是洋商就在唐沽築造馬頭、從此唐沽地方兒的氣象、就所改變了、中國的買賣人、就有許多在那兒蓋棧房的、也有開大小買賣鋪子的、居然成了一個繁華市街了、從前那兒的道路不大好、遇見下雨的天氣、泥濘難走、如今把道也都修理好了、近起來我聽見說、有中國人、在那兒開了一個大飯館子、裏頭房屋很寬綽、客座兒也很乾淨、中國茶西洋茶全賣、價錢也不貴、

這麼看起來、火輪船火輪車那兩樣兒買賣、眞能把地方兒給興旺起來、所以是萬不可沒有的。 這話固然是不錯、您要知道、人講的是運氣、地也是有地運、往往的有那很不出名的人、忽然運氣來了、不但富貴成了、連名望都有了、地方兒也是如此、就有很提不起來的一個地方、忽然地運發動、幾年的工夫兒、就成了一個出名的繁盛之區了、足見人運地運、都是一個理。

第七十三章

上回我聽見說、貴國北京城裏、已經奉旨設立大學校、可不知道現在已經派了管學大臣了沒有。 新近聽見一位朋友說、敝國朝廷已經欽派了一位中堂、管理學務。 那管理大學校事務的大臣、自然是事繁責重、不用說的了、再就是那大學校的總教習、也實在是不容易選派的、若是竟本國的學問淵博、掌故熟習、還恐怕不能勝任的、必得品學兼優、通曉西學、平素還得有名望、衆人都很佩服的人、纔能充當那總教習哪、像這樣兒人才、一時眞不容易選的 您說的這話、誠然不錯、一時那兒能選一位全才的人、充

當此任呢、那位朋友也提到這一節了、他說那位管學大臣、保舉了一位出使外洋大臣、是一位侍郎、說是那位侍郎、文學最優、而且精通西學、於各國交際的事情很熟習、明白時事、人很端方正直、平素很有名望、請朝廷特派那位侍郎、充當大學校的總敎習、聽說朝廷已經准了、無奈那位侍郎、現在還在外洋了、一時不能就回國來、總教習這一席、又不可以懸曠無人、所以那位管學大臣、自請先兼辦那總敎習的事情。　既有這樣兒的賢才、充當大學校的總教習、將來人才輩出、不可限量的、實在可喜可賀。

第七十四章

昨天進口的那隻輪船、我聽見說是貨物不算很多、就是客人很多、是這樣麼。　這是那兒的事呢、還就是昨天到的那隻船、貨頂多哪、客人倒不多、不過三十多人、你聽那邊兒馬頭上堆着的、有多少貨。　那貨可實在不少、眞是堆集如山。　這不過剩了纔一半兒貨、那一半兒貨、都落了棧了、你想一想、那貨還少麼。　都是甚麼貨呢。　樣數兒多了、烟土、藥材、茶葉、洋布、紙

張、海帶菜、木料、火柴、洋針、還有製造貨物各樣兒的機器、你算直卸了兩天半纔卸完、你就知道那貨物有多少了。那個貨物、裝來的可眞算不少了、怎麽倒傳說、那個船來的貨不多呢。現在我明白了、那個傳言也有因、昨天有一隻出口的輪船、不過就是裝、載羊絨、草帽辮子、棉花、還有鮮菓子甚麽的、貨物實在不很多、客人可實在不少、所有頭二三等各客艙、全都滿了、甚至於有買了船票、上船晚了、簡直的沒了地方兒了、爲這個還彼此䀹吵嚷了會子、因爲這隻船出口的時候兒、正是那隻船進口、都在這一個時候兒、可就把這話傳錯了、倒說是進口的那隻船貨少客多、其實是出口的這隻船、客多貨少、你想我猜這話對不對。不錯、你猜的很有理。

第七十五章

我聽見說、貴國熱河地方兒有金礦、前幾年北洋大臣也委辦官員招商集股、開辦礦務、不知道到如今辦的怎麽樣了。不錯、這話有六七年了、北洋大臣派了一位委員、開辦熱河平泉州、建昌縣、朝陽縣、赤峯縣、四處的金礦、

也是招商集股、設立金礦局、剛一開採的時候兒、有是因爲石頭太堅固、金子也不多的有是因爲花費太大、不很合算的、全都不能立刻有成效的、趕過了四五年之後、這纔有點兒餘利、然後可就定規升科、趕這四處升科之後、那個金礦局、又在永平府設了一個分局、開辦永平府的金礦、那個地方兒的砂綫窄小、在浮面兒外頭露着、也沒甚麼大水患、工程還可以簡便些個、到了去年年底、聽說還得點兒餘利、還聽見說、那個局子在遷安縣地方兒、又得着了一座金礦、近來出的金子一天比一天多、他們那些個股商、這幾年總還沒得着股利哪、如今有人說、那個金礦局約請他們股友出來、分給他們股利、定規今年夏天、在天津招商局建平帳房兒、和上海寶源祥行棧、還有香港招商局、這三處分散股利、這麼聽起來、那礦務如今總算辦得有點兒起色了。　是的、可是熱河地方兒開礦、用的是洋法啊、還是土法呢。

聽說用的是土法。　爲甚麼不用洋法開採呢。　您要知道、洋法雖好、花費很大、倘或金子出的不旺、那不是更賠累的利害麼。　這話也不錯的。

第七十六章

聽說今年南邊有一個地方兒、强盜很多、上回一連兩夜、有十幾家被刧的、搶了去的財帛很多、並且聽說那查夜的兵出來拿他們、因爲寡不敵衆、倒叫賊把查夜的一個兵硬拉了走了、走出有七八里地去、纔放回來的、怎麽那個地方兒的强盜、那麽多呢。　那個地方兒强盜多、有兩個緣故、一個緣故是游手無賴太多、那些個人既沒甚麽營生幹見天也得吃飯穿衣、可那兒有錢呢、趕窮急了、先是當個小毛賊、夜裏到人家裏挖個窟窿、跳個牆的、偷點兒衣服首飾零碎東西甚麽的、賣幾個錢胡花、趕越鬧膽子越大了、可就十個八個人約會在一塊兒、半夜裏上財主人家兒裏去打搶、這就所成了强盜了、還有一個緣故、是那個地方兒賭風太盛、財主也愛耍錢、窮人也愛耍錢、那耍錢本來是贏的時候兒少、輸的時候兒多、趕輸來輸去、那、財主就變成窮人了、那窮人就變爲盜賊了、所以地方官治理地方、第一先得禁止耍錢、只要把賭風禁絕了、自然盜賊也就可以少了、所以古人說、欲淸盜

源、宜先禁賭、那話是再不錯的。您說這話、實在是對、在我想、賭博的那件事、總得嚴嚴的禁止、就滿打着百姓輸急了、不至於流爲盜匪、然而典妻鬻子、也是在所不免的事、這與人倫風化也是大有關係的事啊。

第七十七章

你提起强盜來、我還告訴你一件事、去年有一個朋友從南方回來、他說有一個地方兒、有一個擺渡船、這一天晚上、有很多的客人、搭那個擺渡船、趕快開船的時候兒、忽然來了七八個人、都上了擺渡船了、那個擺擺渡的瞧來的這幾個人、不大對眼、可就盤問他們、都是幹甚麼的、是要上那兒去、內中有兩個人就說、你怎麼不認得我們了、去年我們倆人來這兒做買賣、常搭你這個擺渡、一塊兒說說笑笑的、偺們不過纔幾個月沒見、你就都不記得了麼、就又指着那個擺渡上有一個趕車的、名字叫寶五說、那個寶把師、我們也是素日認識的、那個寶五也說了一句、不錯、我們也認識、那個擺擺渡的一聽這話、也彷彿從前是認識似的、可就說、想我實在眼拙、這麼着就

開了擺渡了、趕走到了河的當中間兒那七八個人就都拿出洋槍來了、就指着船上大家說、你們誰敢動手、就立刻拿槍打死你們、船上的那些人嚇的了不得、都不敢言語、那幾個人又立逼着擺擺渡的快把船靠岸、又見從岸上來了五六個人、也上了擺渡船、就一齊動手、把船上大家的東西、全搶了走了、那個擺渡船上的那個趕車的竇五、瞧事不好、怕受連累、也趕緊的上岸跑了、你想那些個賊、不定扮作甚麼樣子、怎麼能防備他們呢。

第七十八章

前些日子、裕和廣棧、告隆興木廠子包蓋房屋、和原畫的房子圖樣有不一樣的地方兒、還有甚麼偷工減料的事情不知道那案辦的怎麼樣了。不錯、那一案、我前兩天、聽縣裏科房的先生說、已經過了兩堂了、一時還恐怕不能就完案。那裏頭、是怎麼個錯處呢。頭一回過堂的時候兒、把隆興木廠子賈掌櫃的傳到案了、知縣問他爲甚麼包蓋房屋、不按原立的合同、原畫的圖樣蓋造呢、他供的是這個工程、原不是他和裕和棧立的合同、是

他的一個表兄朱玉恒包的那個工程、合同也是他表兄出名立的、他表兄是大順德木廠子的掌櫃的、那個圖樣、也是大順德木廠子畫的、因爲他表兄朱玉恒包妥了那個工程之後、忽然有要緊的事上福建去、可就把那個工程讓給他做、朱玉恒交給他一個圖樣叫他按着那個圖樣蓋、至於那朱玉恒和裕和棧當初是怎麼立的合同、原畫的圖樣是這個不是、他一概不知道、知縣吩咐賈掌櫃的、下堂把圖樣呈案、趕二次過堂的時候兒、賈掌櫃的把房子圖樣呈案了、把裕和棧的掌櫃的也傳來了、叫他看那個圖樣是原畫的不是、他說這個不是原畫的那個圖樣、這個圖樣、和原畫的那個差一點兒、這麼着又把大順德木廠子的夥計王鳳岐傳來了、問他這件事、王鳳岐供的是裕和棧的那個工程、是他們掌櫃的朱玉恒手裏辦的、所有立合同畫圖樣、又轉叫隆興木廠子包蓋的事、他全不知道、如今廠子裏也沒收着那個合同和圖樣、他說朱玉恒再過兩個月就回來了、只求恩典、展限兩個月、等朱玉恒回來、自然就有個水落石出了、這麼着知縣就吩咐、先叫

賈掌櫃的取保出去聽傳、所以現在工也止了、這案事就先這麼懸着哪、竟等朱玉恒回來、纔能審哪。

第七十九章

前兩個月我們聽見說、天津海河那淤墊的地方兒要挑挖、說是北洋大臣已經奏事了、可不知道後來有甚麼消息沒有。　不錯、我也聽見這個傳言了、有人說是那戶工兩部已經議覆上去、奉旨准辦了、可是原估的那挑挖經費總得二十五萬兩銀子、這一回由戶部撥給十萬兩銀子、下餘那十五萬兩銀子、由外頭籌辦、傳言說是打算由海河火輪商船抽捐、定規的是每值一百兩銀子的貨物、抽捐銀二兩、就從今年外國八月初一開辦、又定規的是從各國裏頭、請一位熟悉稅務的、監管那抽收的事情、至於中國商人的貨物、那是另派委員、專管抽收、傳說是這麼定規的。　不知道那抽收貨捐、定出年限來沒有。　說是定出來了、以十二年爲限、趕將來滿了年限、立刻就停止的。　可不知道這話確不確。　這話確不確、我也不敢說一定、横

竪總有因、不能無故的有這個傳言。 但願這話是眞的、怎麼說呢、自從那道海河淤墊之後、不但各國輪船上貨卸貨不便、就連走路的客人們上船下船、也是勞民傷財、諸多不便、若是一挑挖好了之後、輪船可以一直的到紫竹林馬頭、那實在爽快極了。

第八十章

聽說貴局快開保了。 不錯、今年是到了我們各電報局請奬的年分了。是由総理衙門奏請奬叙麼。 不是、向例是歸北洋大臣辦。 這一回請奬的、都是甚麼地方兒的電報局。 是京城、天津、上海、還有保定府、山西太原府、陝西西安府、甘肅蘭州、這些地方兒各電報局。 按例是幾年一保呢。原來奏定章程、是每屆三年、保舉一次。 今年請奬的摺子、大概幾月可以出奏。 總在三月間罷。 我想這一回開保、您總可以從優保奬的。 我有甚麼勞績、可以優保啊。 上回軍務倥偬的時候兒、所有調兵請餉、一切電諭電奏、全仗着電線往來傳信、那個時候兒、各電報局諸位、晝夜勤勞有電

報來、一時一刻都不敢躭延的、這還不是諸位的勞績麼。　雖然平常當差沒敢悞事、那也不過是我們分所當爲的事、既是有這個請奬的章程、上憲不肯埋沒我們那一點兒微勞、不能不照例保奬就是了、像我這個、在局子裏不過是個電報生、那比我官職大的、資格深的、有好些位哪、那兒就提到我呢、我這就是隨着大衆、得個小保奬就是了。　您這話也太謙了、您上次不是得過一次保舉了麼　是、上回得過一次保舉了。　上回您保的是甚麼。　上回保了個候選巡檢。　那麼這一次、總可以保知縣了罷。　那如何能呢、這一次若能過班保個候選縣丞、那就很可以的了。　那保舉的額數、有限制沒有呢。　有限制、按照成案、通共應當保二十四員、內中保異常勞績的九員、尋常勞績的十五員。　是了、我們竟等着吏部的文書一到、就該給您賀喜了。　借衆位的吉言罷。

第八十一章

您這回是從吉林回來麼。　我這回是從奉天回來。　您今年春天、不是上

吉林去了麼。不錯、今年春天、是往吉林那麼走了一盪差、去了日子不多仍舊回奉天去了。聽說吉林三岔口地方兒、招墾的事情、現在又改了新章程了、您知道是有這麼件事麼。是有這麼件事、我去的時候兒、正趕上剛議定新章。大概是怎麼定的章程呢。這件事我得打起頭兒說、當初招墾的時候兒、設立了一個總局、一個分局、經管那招墾的事情、近年開墾出來的地、每年收的地租子、並不穀那兩個局子的經費、可是如今查明白有三宗可興的利、頭一宗是那個地方兒的出產、就是糧食是大宗、這些年來、常有商人、把糧食偷着販出境去賣、也是無法禁止的、如今新定的章程、徵收斗稅、准其商人販米出境、第二宗可興的利、是那個地方兒既然出產糧食很多、常有商人私自拿糧食造酒的、官場中也是禁止不來的事、如今新定的章程、若是有願意開燒鍋造酒的、報明了、領票開燒鍋、每年交納票課、第三宗可興的利、是向來那個地方兒出產的雜樣兒貨物、並不收捐、如今新定的章程、各樣兒的雜貨、全都要收稅的、這就是改定新章大概的情

形。　這三樣兒利、若興起來、那招墾的事情、也就容易辦多了。　據我看、與這三宗利、倒沒甚麼很難的、就是開墾地畝、所招來的、都是外來的流民、好人不好人全有、又搭着那邊兒近來開辦鐵路、那地方官巡查地面、彈壓百姓、不免要煞費苦心的。

第八十二章

您在上海住了有幾年了。　我是常來常往、也算是有五六年的光景了。您看上海那地方兒怎麼樣。　那上海本是一個通商總滙的地方、中外商民最多、地方是極其繁華熱鬧、各國的商船鱗集、行棧林立、商務是最興旺不過的了、又搭着內地人民五方雜處、人烟稠密、其中好事固然不少、可是那壞事也實在頂多、在當初定的章程也都很妥當、各客棧都有循環號簿、凡客人進客棧的時候兒、棧裏的人、都得查問明白了來歷、是打算長住、是打算暫住、這些每天都要登在號簿上、夜裏滅燈都有一定的準時刻、原定的章程雖然好、無奈日子多了、未免的人就都懈怠了、這裏頭最難辦的是

外來的流民太多、好人歹人全有、那裏頭無賴之徒、或是開設賭局、引誘人要錢、或是設局撞騙、訛賴人錢、或是挑唆人打官司告狀、不然就是邀人打羣架、另外還有些個不公不法暗昧難明的事情、總而言之、無惡不做就是了、如今新任的上海縣知縣很嚴厲、極力的整頓地面、一面出告示、禁止那一切不好的事情、一面派差訪拿那不安本分的無賴之徒、地方官能這麼嚴嚴的整頓、那些個不守分的百姓、也就得斂跡些個、不敢任意橫行了。

第八十三章

人愛耍錢、實在受害不淺、就是原來是個好人、趕耍錢眞輸急了、也可以把心術就變壞了、我有一個親戚、去年做外任官回來、他告訴我說、他有一個朋友、是個候補知縣就在省城裏候補、那省城離他任上有百數多里地、他那個朋友有一個家人、很聰明、也很老實、原來一點兒毛病沒有、很妥靠的、忽然有人勾引他耍錢、總是贏少輸多、先是把自已的衣服當賣押、也都輸完了、可就不免常偷主人的銀錢東西甚麼的、叫主人查出來了、就不要他

了誰知道他窮急了、可就混鬧起來了、他知道主人是我們親戚至好的朋友、他就捏造了他主人給我們親戚的一封信、說是現在我有一點兒緊用項、要借一百兩銀子、他就親自拿着那封信、到我們親戚任上去了、我們親戚還不知道他已經散了、趕把信拆開了、瞧了一瞧是要借一百兩銀子、心裏說、我那個朋友素日很有錢何至於忽然和我借銀子呢、也不知道是有甚麼要緊的用項、心裏可就半信半疑的、這麼着就告訴那個家人說、你先回去告訴你們老爺說、我明兒個打發人、把銀子送了去罷、那個家人沒法子、就答應了一聲回去了、趕他走之後、我們親戚心裏總疑惑、怕這事不眞、這麼着就寫了一封信去、𣃁問有這麼件事情沒有、趕那個朋友來了一封回信、說是那個家人、因爲要錢偷東西、已經不要他了、我並沒寫信借銀子的事情、那封信是他假造的、我現在要報知地方官、把他拿住治罪、我們親戚這纔明白、是那個家人打算要撞騙、幸虧多愼重、沒叫他撞了去、看起這個來、那要錢的害處、實在不小啊。

第八十四章

你們廠子裏、是和誰打官司哪。　是一個廣東撥船公司、把我們告下來了。是爲甚麼告你們。　是因爲我們廠子裏有兩隻舊船、就在柳樹灣船塢裏擱着哪、前些日子、我們李掌櫃的、把那兩隻船、賣給廣東撥船公司了、可是先收了一隻船的船價、前兩天那個公司、就雇了一個船匠工頭、帶兩個人去、先拆了一隻船、還打算要拆那一隻船、我們李掌櫃的聽見說急了、晚上就帶了人去、把那一隻船、弄到別的船塢裏去了、到了第二天、那個工頭帶人到了船塢、打算要拆那隻船、一瞧那隻船沒有了、就趕緊的告訴公司了、公司裏周先生就說、你快找去、若是找不着、你得賠的、那個工頭聽這話也急了、就滿處一打聽、後來聽說是我們廠子裏弄了走的、他也並不知道那個公司還短我們一隻船價哪、這麼着他就告訴那個公司、說是我們廠子裏把那隻船偷了去了、那個周先生聽這話很怒、就寫了一張呈詞、在縣裏把我們告下來了、告的是我們廠子把已賣的船、又偷回去了、本縣派委員

審問趕把周先生和我們李掌櫃的傳到了、一問、彼此各說各理、周先生先說、李掌櫃的不應當把已賣的船、暗地偷回、李掌櫃的說、周先生船價還沒都付清哪、不應當就雇人拆毀兩隻船、委員說、你們倆人都有錯處、就先說周先生、船價既然還沒都付清哪、你就雇人拆船、未免辦的太冒失、又說李掌櫃的、他沒付清船價、就要拆船、你應當去明和他要銀子、不應當暗中把那隻船弄了走、你辦的也未免太荒唐、如今你們倆人回去、一個把船價快付清了、一個把船快交出來、我好給你們完案、今天彼此都交代清楚了、明兒倆人上衙門完案去。 這斷的實在公平、本來是倆人各有所失、那話是不錯的。

第八十五章

我種這麽十幾畝地的園子、不論怎麽小心、每年總得丢些個瓜菜的、這個傷耗、是永遠免不掉的、新近有一個人、偷了我們園子裏好些個菜去、我們那個看園子的找到他家裏去問他、不但他不認、還講要打架、我告訴看園

子的、爲丟這麼點兒柴、不犯打架鬭毆的、後來多留神就結了、您瞧那些個人、實在是不說理的利害。

這個雖然不說理、還算是好一點兒哪、我在南邊的時候兒、那個地方兒、有一個柴洲很大、竟長蘆葦、有十幾家業戶、每年交納蘆課、收那蘆葦賣、忽然不知道從那兒來了一群匪徒、硬把蘆葦割下來搶了走了、他們人多、業戶人少、寡不敵衆、不敢惹他們、後來那些業戶眞急了、大家聚在一塊兒一商量、要辦洲團、就定了幾條章程、招了些個團丁、聯名公稟地方官、趕地方官批准了、他們就置買了些個兵器、晝夜看守、若是有那些匪徒去割搶蘆葦、他們就動手和那些個匪徒打仗、若是把那匪徒拿住了、送到地方官衙門去、那地方官就把匪徒從重的治罪、您想那些個業戶、當初也都是自己拿銀子置買的那柴洲、每年收那蘆葦、還得交納國課、那些個匪徒、全不管這些個、就隨便搶人家的蘆葦、不但與那些業戶生計有礙、而且與國課也有虧呀、像這樣兒可惡的人、天下還有麼。

第八十六章

我和您打聽一件事情、我聽見外頭有人說、吳淞口開了通商口岸了、可不知道這話確不確。　怎麼不確、那件事早就定規了、您怎麼纔聽見說麼。　我倒是打一個月頭裏就聽見說了、皆因近來謠言太多、聽見點兒甚麼、都不敢很信、總得和朋友打聽明白了纔敢信哪。　那件事決不假、前些日子、我在上海的時候兒、就聽說商量劃租界的事情哪、有人說、起初所定的那租界地方兒、如今又擴充了、人家也說過、南至甚麼地方兒、北至甚麼地方兒、我也都記不清了、橫竪比原定的地方兒又大些個就是了、那南洋大臣接了京電之後、約上海道晉省去、商量了一回、後來又派了一位江蘇候補道、爲通商工程局總辦、管理港埠街市道路橋梁一切新營這些個事情、還聽說一個月之後、可以辦那量地畫圖的事情、趕都定妥了、也就要動工了。

我想那個地方兒、開了通商、將來買賣必然是不錯的。　那本是個頂好的口岸、將來貿易、還不是日增月盛的麼。　我有個廣東朋友、他在上海開行棧、上回他給我來信、說是若是吳淞口開了通商、他還要在那地方兒開

個買賣打算要約我去、幫他辦事情、我心裏也游移、將來是去好啊、是不去好呢。依我說、您還是去好．南方的事情您又熟習、而且您現在的運氣又正好、您去幾年、還有不發財的麼。您要知道、我在外頭雖然掙的多、花的也是多、落不下甚麼錢。您總這麼想、雖然花的多、究竟總比不掙强啊。這話也是的。

第八十七章

我請問您一句話、那交易兩個字、不是以貨換貨的意思麼。不錯．在古時候兒、那本來是以貨換貨的意思、可是如今、也不能一定按那麼說了、現在交易那倆字、就都按着以貨物賣錢那麼講了、常有那鋪子招牌上寫着公平交易四個字、那不過就按着公平交買賣那麼講就是了、若是一定想那是以貨換貨的意思、那未免的太泥古了。這層我明白了、可是貴國還有做那以貨換貨的買賣沒有了。還有、可不多、大概口外中國商人和蒙古人交買賣、都是以貨換貨的多、像甚麼口外喇嘛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

克圖、這些個大地方兒、都是我們敝國山西省的買賣人、販些個茶葉雜貨甚麼的到口外去、換些個蒙古土貨、運到內地來賣、還有北京地方兒有兩處做蒙古買賣的、可都是本京的人開鋪子、一處是在北京安定門外頭不遠兒、有一條街、有些個鋪子甚麼的、預備的都是蒙古人用的東西、每年蒙古王公年班到京裏來、那手下的人、帶些個口外的貨物來、住在那個地方兒、拿他們的土貨、換些個內地的東西帶出口去、那個地方兒叫外館、還有一處是在哈達門裏頭、東交民巷中御河橋河沿兒路西裏、有一條街、有些個鋪戶、那也是專做蒙古買賣的、和外館的事情是一樣、蒙古人來、也有住在那邊兒的、那個地方兒、叫裏館、這兩處夏天沒甚麼事情、就是到了冬天、蒙古人一到京、他們就該忙買賣的事情了、算是一年做半年的買賣。 是了、像蒙古人帶來的、都是甚麼土貨呢。 帶來的各樣兒的皮張、毡子、口蘑、奶油、還有那些個麞麅野鹿、野雞野猫黃羊子甚麼的、您瞧做那口外的買賣、雖然不能算是大枝的貿易、可倒還不失古時候兒交易那兩個字的本意。

第八十八章

今年春天傳說貴國國家要借用民間的銀子、由戶部發股票、不知道這件事、已經定局了沒有。 這件事、已經定局了。 由戶部是發多少張股票、每一張股票、是多少兩銀子呢。 通共由戶部是發一百萬張股票、那名叫昭信股票、每一張股票、是庫平銀一百兩。 每年利息是多少、歸款有年限沒有呢。 每年是五釐行息、年限是二十年、本利一併還清的。 我聽說、戶部所收的都是足色紋銀、民間常用的都是松江銀子、或是洋錢、若是百姓願意借給國家錢、自然還得另外預備足色紋銀交庫纔行哪。 也不必都得那麼費事、民間也可以用松江銀子、或是洋錢交庫、不過另加色就行了。 現在戶部已經把股票造得了、都發出來了麼。 還沒造得了發出來哪。 那麼現在開辦了沒有。 已經出告示、都開辦了。 既然開辦了、那股票還沒造得哪、若是這個時候兒、百姓有願意借的、官塲中立刻沒股票給他們又該當怎麼辦呢。 如今是這麼定規的、那股票沒造得之先、若是民間有

願意借給國家銀子的、由官場中先發給他一張蓋印的實收、將來股票造得了、再憑實收換取股票。　是了、那麼不論官商、都可以買這股票麼。　是、上自王公大臣大小文武官員、下至百姓、都可以買這股票的。　不知道將來拿甚麼官項、抵還這個借款。　聽說奏定的、將來是拿地丁、鹽課、釐金、這三項銀子、抵還借欵。　若是這個風氣開了、倘或後來國家忽然有要緊的用項、借本國民間的錢、比借洋款强多了。　是、不錯的。

第八十九章

你們爲甚麼把盛和棧告下來了。　誰說的。　你別管是誰說的、到底有這麼件事沒有。　我們告的是駝店、並沒告他呀。　起頭兒是怎麼件事。　我說給您這個理聽聽、因爲這個月裏頭、貨就都到了、我就把萬順駝店的李老恒找來、和他商量妥了、雇定了五百個駱駝、趕前幾天、李老恒來了、告訴我說、怕是五百個駱駝湊不出來、問我四百個行不行、我說若是四百個行、我何必雇五百個哪、況且合同上寫的是五百個駱駝、你還得快給湊去、別

到了臨時耽悞事、然後李老恒又來了好幾盪、老說是五百個駱駝湊不出來、我說偺們合同也立了、定銀也給了、如今你說湊不出那麼些個駱駝來、這個理說得下去麼、他說合同上雖然那麼寫的、到了眞湊不出那麼些個駱駝來、還能把我的命要了．麼、我說就是罷、其實已經有人告訴我說了、盛和棧陳保善、把李老恒暗中找了去了、叫他勻給盛和棧一百個駱駝、每一個駱駝、多加一兩銀子、我聽這話、心裏有了底了、就到衙門去、把李老恒告下來了、趕衙門把李老恒傳了去了、問他為甚麼不按合同辦事、他先總說是駱駝來的少、湊不出來、後來官說、你說實話、是把駱駝又勻給誰了不然我是辦你罪、這麼着李老恒一害怕、就把盛和棧供出來了、說是陳保善怎麼死求白賴的叫他勻給盛和棧一百個駱駝、怎麼另外多加一點兒駝脚、一五一十的、全實說了、官把陳保善傳了去、當堂申斥了他一頓、又吩咐我、將來少給李老恒五十兩銀子的駝脚、作為是罰他、我倒、求官寬恩饒恕他、後來官算是罰他十兩銀子入粥廠、這麼完的案、您瞧我這告的不是駝店

麽、我何嘗告陳保善來着、怎麽他倒說我把他告下來了。 也並不是他告訴我說你把他告下來的、是他棧裏夥計說、你把陳保善告下來了、聽起這個光景來、你雖然沒明告陳保善、也總算繞着灣子把他告下來的

第九十章

天下不怕有難辦的事、就怕沒有會辦事的人、從前我做買賣的時候兒、你知道有一個開天泰棧的掌櫃的黃大胖子。 不錯聽見說過、我可沒見過、那是偺們同行裏的出名的好手啊。 好手可是好手、真有能耐、就是過於精明、心裏太利害、做事沒比他那麽霸氣的了、有一年秋天正是走貨的時候兒、河裏通共有四五十隻船、全叫天泰棧雇了去了、都立了攬單、給了定銀了、誰也不用打算再雇了、河裏竟剩了十幾隻糟朽不堪的船了、貨是陸續着全都到齊了、棧裏全堆滿了、乾着急、雇不出船來、你說我心裏焦得慌不焦得慌、夥計們自然是沒不着急的、就有說偺們硬把天泰棧雇的船搶過十幾隻來、裝上貨就走、他們要講打架、偺們就和他們打架、我說那不是

法子、若是那麽辦、黃大胖子他不必和偺們打架、他和偺們到公堂上講理去、那官司偺們是準輸的、又有說、偺們把那些船戶找過十幾個來、偺們暗中給他多加點兒錢、叫他們給偺們裝上貨就走、我說這個法子也不行、他們都立了攬單、給了定銀了、如今裝了偺們貨走、黃大胖子一定要告船戶的、趕把船戶傳到衙門去、也是要把偺們供出來的、那官司偺們還是要輸的、我說你們不用管了、我想法子辦去罷、這麽着我自己到了天泰棧裏、見了黃大胖子、我就說、我要跟您借一樣兒東西、他說只要我有的東西、你就可以借、我說那是自然的、您沒有的東西我跟您借、那不是爲難您麽、我就說、我們的貨都到齊了、雇不出船來走貨、您這棧裏的船多些個、可以借給我們十五隻船裝貨怎麽樣、他聽這話、有一點兒爲難的樣子就說、我們的船雖然多幾隻、可是我們的貨、也都快到齊了、怕是匀給你們、悞了我們的事、我說我們的貨走的快、卸下貨趕緊的就放回來、悞不了您事的、他說沒法子、匀給你們十五隻就是了、可是卸完了貨、就快放回來、我說那是自然

的、這麼着就立刻借給了我們十五隻船、我們就把貨裝了走了、後來完了事、算的水脚也並不多、然後我就請黃大胖子吃了一頓飯、給他道了謝、就算完了事了、若依着夥計們那麼硬辦、那還愁着不成官司麼。

第九十一章

偺們倆人上回所談的貴國戶部發昭信股票、借民間銀子的那件事情、您所說的那大概的辦法、我也都明白了、昨兒個我又遇見了一位貴國朋友、也說起這件事情來了、還有偺們上回沒談到的那裏頭的事情、他又細說了說、所以我更明白了。　他又說那裏頭甚麼詳細的事情來着。　他說戶部還另立一個昭信局、專管辦這昭信股票的事情。　不錯、這話我也聽見說了、可是那昭信局、現在大概還沒立哪。　還沒立哪、現在是暫借戶部北檔房辦這個事情、等昭信局立好了、就挪過去了、所有交款發票的事情、就都歸那局子辦了、他說北京城裏有五家滙票莊、和四家大錢鋪、承辦那昭信股票收銀子的事情、所有款項都是交給他們這九家號商、由他們代交

戶部、那位朋友還提、若是交京平、每一百兩、得補平六兩四錢銀子、纔穀庫平一百兩哪、若是交銀元、都按市價合算、不准號商另外增減價錢、每月交銀子發票的日子是初三十三二十三這三天、若是交給號商代交戶部的銀子、可是得早個三五天交銀子、爲得是勻出這緩手的工夫兒來、到了臨期、好發股票、這都是那位朋友所說的那昭信股票的章程。 那位朋友所說的這昭信股票的事情、比我上回跟您所談的、又詳細多了。

第九十二章

聽說這幾年貴國的茶葉出口往外洋去、比從前見少了、是甚麼緣故。 我於那茶行的事情、向來沒留過意、不大知其詳細、然而在我想、總是因爲近年印度出茶的緣故、自然我們這邊兒的茶葉出口、就減色了。 我又聽見說、印度的茶葉、比貴國的茶葉滋味兒好、所以貴國這邊兒的茶葉、洋商販運出口的就少了。 這層我還沒聽見人談過、我想那茶葉的滋味兒好、總是因爲地土的緣故罷。 您說的這話、和我從先所想的是一個樣、誰知後

來跟茶行的朋友一打聽、竟自不然。　那麼是怎麼個緣故呢。　據那茶行的朋友說、印度製茶是用機器、能叫那茶葉變出好滋味兒來、可是有機器還得仗着人工、那人工不在熟悉輪機、是在能叫茶葉變滋味兒、而且還得有捲葉子焙葉子各樣兒的機器、並且還得明白那化學發味的理、這是一層最難的事、而且還得講求那種茶的法子、因爲發那茶葉的好滋味兒、是從那茶葉裏頭原有的滋味兒發出來的、若是葉子衰弱無力、就是有那很好的發味化學師、也斷不能把那茶葉先天沒有的滋味兒可以使機器抽引出來、所以先得知道中國向來是怎麼種茶、就可以明白種的得法不得法了、如若種的不得法、還得及早仿效種法、若是就這麼因循着不想法子整理、恐怕貴國的茶、不能與印度茶爭勝的。　不錯、您所論甚是。

第九十三章

昨天同令親談到敝國近年茶葉出口往外洋去、很覺減色、據令親說、印度這幾年不但種茶、而且能用機器叫茶葉變出好滋味兒來、這實在是我聞

所未聞的事、他又說、中國若是不想法子查明白了種茶之法、不用機器把茶葉做好了、怕是不能與印度茶爭勝的、那些話說的實在是有理之至、無奈據我想、若是置辦製茶的全副機器、和邀請化學師、這個資本誠然不輕、這是一個難處、另外還得查明白了、原來中國種茶得法不得法、如若不得法、還得仿效印度種法、這個改變舊法、講求新法、也不是一半時就能辦好了的、這也是一個難處、這麼想起來、談何容易就辦到好處呢。　您所說的這兩個難處、固然是不容易、然而人財兩力都盡到了、未必不能成的、在貿易場中、既打算要爭萬年無窮之利、自然不惜重資、保全生意、至於改變種茶之法、不過細心考察、費些個錢財人力、也總可以成功的、況且福州已經有貴國茶商公立茶業公司、也是大家招集股份立的、若是再一擴充商業還愁何事不可成的、就是還有一個別的難處、倒是不容易辦的事、就連我們舍親也不大知道、我也是聽西洋人說過、就是貴國稅釐太重、不容易變通改章、所以茶貨成本重、不免有些個窒礙、若是不盡力認眞的維持茶務、

不收回這茶商利權來、實在是很可惜的事情。

第九十四章

今天您稟見貴上司、都是談了些個甚麼要緊的公事。也沒說甚麼很要緊的事、不過一半兒是閒談、就提起如今得改變新法的事情、我就說、天下事、貴在變通、總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自從各國交際往來、通商貿易、西洋各國、製造越出越奇、偺們東方、若是一定拘守舊法、不知變通、一旦有事、人家可以步步爭先、偺們便是着着落後、這裏頭的關係、實在不小、若論西法、有那很要緊的、必得趕緊仿效的、也有那不很要緊的、可以從緩再辦的、往往讀書不通時事的、一聽說改變新法、便生出好多的議論來、不是這麼可怕、就是那麼可慮的、獨不想、天下同是一樣的人情、這個法子既然在彼國有無窮的利益、何以一到了偺們國裏、便有許多的害處呢、說這些話、不是空談麼、像火船火車、同是車船、不過是能多裝重載、多坐客人、比別的車船快的多、這明擺着是有益處、怎麼能說是有害處呢、還有電線傳信、那是頂便

捷的、若有緊急的事、再沒比那麼方便的了、至於洋槍洋砲、那更是國家一日不可缺的、在古時候兒偺們東方地方兒、上陣用的都是長鎗大戟、弓箭腰刀、如今西洋所造的槍砲、猛烈異常快捷無比、若是在疆場之上、用偺們舊日的兵器、要敵那猛烈的軍火、不必等交仗、就可以準知道誰勝誰敗了、所以如今只可講求新法、纔能保國安民哪、若是一味的拘泥古法、不肯舍舊從新、那後患實在可慮的很、我們僘上司說、好在如今風氣漸開了、多有明白若不及早改從新法、便不能治國的、從此興辦各樣兒的事、總比從前順手多了、我們就談了會子這個、就散了。

第九十五章

我前兩年到貴國東京去了一盪、住了日子可不多、我看見街上各段兒都有巡查、那巡查人都很正直、管理地面、也都很認眞、實在可佩服的很、我可不知道那巡查、都是歸甚麼衙門管轄、請您可以說給我聽一聽。　可以的、您聽我說、我們東京地方兒、有設立的警視廳、裏頭有一位大官、是警視總

監、那衙門裏管理的事情很多、官員也不少、一時我也說不清、不過說個大概罷、剛纔所說的那警視總監、那是勅任官、就如同貴國各衙門堂官一樣、以下有警視二十七員、還有警察醫長一員、消防司令長一員、典獄三員、這都是奏任官、就如同貴國各衙門司官一樣、這以下還有警部、警視屬、警察醫、監獄書記、看守長、消防機關士、通共有四百十四員、這都是判任官、就如同貴國各衙門小京官一樣、那警視總監、是管理東京府所屬的警察、消防、和監獄這些事情、可還是歸內務大臣節制。 可是東京府、設立有多少警察署呢。 警察署共有二十三處、另外還有一處水上警察署、那警察署以下、按段兒還設立有分署、那分署之下、按段兒設立有巡查派出所。 是、實在設立的都很周密、那麼所有地面上、若是有甚麼偷竊打架毀壞街道這些個不守分的事、大概都是由巡查拿辦罷。 不錯、都是歸巡查拿辦的。 我看那巡查、都那麼認眞的管理地面、所以地方上倒免許多的是非、分外的顯着那麼整齊嚴肅似的。

第九十六章

請問貴國現在所用的是銀子啊、還是銀元呢。 在老年的時候兒、通國都是用銀子、趕到了道光年的時候兒、西洋各國在南邊通商、所有廣東江浙這幾省、也都用洋錢和銀子兩樣兒、後來北邊兒一開通商口岸、也都行使洋錢了。 貴國所使的銀子、也有高等次等的分別麼。 有分別、在市面上平常所用的、都是松江銀子、每一錠有四兩五六錢重的、也有五兩重的、那算是次一等的銀子、在國家用的、都是元寶銀、那是足色紋銀、那一個元寶錠、是五十兩、還有十兩一錠的、那叫方槽、這是高一等的銀子。 那洋錢有多少樣子呢。 早先南邊用的有日斯巴尼亞國的銀錢、名叫本洋、那成色高一點兒、如今也不大見了、後來通行使的、都是墨西哥國的銀錢、那叫鷹洋、成色比本洋畧次一點兒從先也有日本國的貿易銀、也和鷹洋是一樣的行使、近來又有由印度鑄來的銀錢、也是和鷹洋一樣的行使、另外還有俄國的盧布錢、分兩比鷹洋小的多、價錢也差的多、現在又有我們本國自

已造的銀元、價錢也和鷹洋是一樣、総而言之、敝國現在是也用銀子、也用外國的洋錢、也用本國自已造的銀元、都可以使用就是了。　像庫裏所存的那元寶銀、是戶部造的麼。　不是戶部造的、那都是單有給國家化銀子的爐房、他們造的、那元寶上、都鏨着有爐房字號戳子、若是那銀子裏有了毛病、惟那爐房是問的、所以官項的銀子、都很靠得住、可以放心用、决沒毛病的

第九十七章

我請教您一件事、在老年的時候兒、貴國也是和敝國用的是一樣兒的銀子麼。　是、我們敝國在老年的時候兒、也是用銀子、可也用金子、但是那銀子的樣式、可和貴國不同。　是怎麼個樣式呢。　有長圓形、和長方形兒的銀條和金條、還有那銀滴珠兒　這改鑄銀錢是由多咱起呢　自從維新以後就改鑄銀錢了、先造的是那貿易銀、後來鑄的是那一圓銀、如今又改章鑄金錢了、所以那一圓的銀錢也不用了。　那金錢都是幾圓的呢　有

一圓的、有五圓十圓的。　那麽那銀錢現在一概都不用了麽。　還用的就是那五十錢的、二十錢的、十錢的、五錢的。　平常用的銅錢有幾樣兒呢。　銅錢有三樣兒、有二錢的、一錢的、還有半錢的那銅錢上、都鐫着字、像那二錢的、上頭鐫着五十枚換一圓、那一錢的、上頭鐫着百枚換一圓、那半錢的、上頭鐫着二百枚換一圓、永遠按着這個定價、沒長沒落的。　當初立的這個法、眞算是盡善盡美了、不但是錢商不能從中作甚麽手脚、就連買個零碎東西、給鋪子銀錢、那鋪子裏頭、也不能有多合少合的毛病、並且又省事、又不用費話。　所以當初立這個規矩、也爲得是後來免得生出若許的毛病來。　這話不錯的、還有貴國所用的銀票、都是幾圓一張的。　有五圓一張的有一圓一張的。　像那樣兒的銀票、通國都可以使麽。　通國全可以使、還告訴您一樣兒放心的事、我們的銀票、並沒有假的、也沒有關閉不給錢的事。　這尤其方便極了。

第九十八章

請問貴國也有銀行麽。　我們敝國、也有許多做那銀行買賣的、我們原來不呌銀行、我們分的是滙票莊、和銀號、其實那買賣的情形、和銀行是一樣。

這都是私立的、是官立的呢。　都是私立的。　他們大概做的都是甚麽買賣呢。　像那滙票莊、專辦京城各省往來滙兌銀子的事情、不論是官項私款、他們都管滙兌、拚那一筆滙費、還有管辦戶部捐項上兌的事情、像有人捐貢監、或是捐職、應交戶部多少捐款、可以在票莊上兌、那票莊代戶部收這銀子交庫、另外還有許多那富戶人家、有銀子存在票莊裏、他們給存主一個存條、每月給多少利銀、那票莊再把這存欵放給別人使、從中賺一點兒利息、至於那銀號做的、也都是票莊那一路的買賣、不過那銀號還做那買銀子賣銀子的買賣。　像那滙票莊銀號、也開票子麽。　是、開票子、所有我們用的銀票、都是票莊銀號開的。　那銀票、通國都可以使麽。　不行、各地方兒使各地方兒的銀票、像北京城的銀票、若是帶到天津去、就不能用了、這就是不如貴國的銀票方便了。　是的、那銀票都是多少兩一張的。

有一百兩的、五十兩的、三十兩、二十兩十兩的、還有五兩的、四兩的、三兩二兩一兩的都有。　還有比票莊銀號再小一點兒的買賣沒有了。　還有、那就是錢鋪了。那錢鋪不過就做那買銀子賣銀子的買賣、也有那富戶人家、在那錢鋪裏、存個千數兩銀子、幾百兩銀子甚麼的、那很大的事情、他們的力量也辦不到、還有那錢鋪兼做別的買賣的、像山西省的人、在北京城裏開錢鋪、有帶賣烟的、那叫烟錢鋪、有帶賣酒的、那叫錢酒店。　他們也可以開票子麼　也可以開票子、開的都是錢票子、不開銀票。　那錢票子、都是多少吊一張的。　五十吊一張的、三十吊、二十吊、十吊的、還有五吊的四吊的三吊兩吊吊的都有。　是了。

第九十九章

貴國商人開設票莊銀號、有甚麼押款、存在衙門沒有呢。　沒甚麼押款存在衙門裏。　官場中、也派人查那票莊銀號的事情不查呢　沒聽見說過、官場中派人查他們的事情。　我們敝國開銀行、都是有規矩的、像那日本

銀行、勸業銀行、那兩行長、都是政府派敕任官一員、監督其事、其餘那些私設銀行、雖然是由他們自已辦他們的事、可也派官要監查的、並且開銀行的時候兒、總有多少銀子寄押在衙門裏那叫証據金、貴國做那銀行買賣的、既沒有押款存在衙門裏、那麼憑甚麼開這買賣呢　凡我們敝國開票莊銀號錢鋪的、都得有同行多少家聯環保、纔能開哪　那聯環保家、自然也都得具聯名保結的　那是自然的　那麼若是那票莊銀號錢鋪資本虧空了、或是吞了那存主兒的存款、或是虧空了外頭的票存、不能開發、那聯環保家、應當大家攤賠麼　按例可是應當他們衆保家攤賠的、然而辦得到辦不到、我可也不敢說一定。　這麼說起來、雖然有聯環保家、還是不如有押款存在衙門裏妥實　那是不錯的　可是貴國沒有國家設立的官銀行麼　聽說近來有國家開設的銀行、那其中規模情形、我也不大很知道、我就知道這些年、各通商口岸、新海關有官銀號、也出銀票、不過爲開支關上當差的大家薪水用的、那樣兒的銀票、市面上最愛用、無奈就是不

多、不容易得到手。據我想、最好的是貴國國家開設銀行、出銀票、通國都可以行使、不但省事方便、而且免許多的弊病。這話誠然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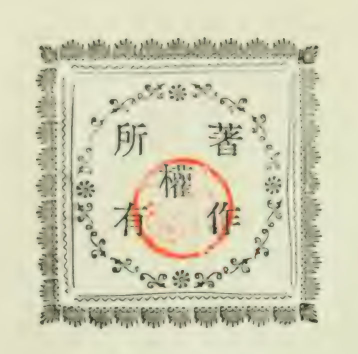
第一百章

聽說貴國今年麥秋收成的是頂好啊。今年收成的、算是比往年强的多罷。很好啊稻田怎麼樣。稻田看着也比去年還强、聽說貴國今年麥子收的也很好。是、也算不離、雖不能說穀十成年景、也總穀個八九成罷。大莊稼也不錯罷。大莊稼看着還許比麥秋强。今年不但僭們這兩國收成的好、我見新聞紙上說、今年天下各國、都是普律豐收的。這是最好的事、現在糧價已經落了一點兒了、我想秋後還許往下落罷。趕到秋後、各處的糧食堆集如山、不愁糧價不往下落的。但願老天爺、一連給幾年的好年成兒、市面上就顯着活動多了。自然是那麼着、若像前幾年那麼歉收、糧價是直往上長、各樣兒的東西、沒不貴的、各行的買賣手藝全蕭條、百姓過日子是很艱難、看起那一番光景來、眞是可怕的很。農田原是人

的根本、只要連年豐收、立刻各行的買賣全見活動、若是一遇見荒年、那中戶人家、每月所進的錢、他先得顧吃的糧食一貴、除了吃飯之外、就沒閒錢置這個買那個的了、各行的買賣怎麼是個不蕭條、在我想、天下有兩件事、一件是年年兒必得有的、一件是一百年也不可有的。 您說一說、那一件是必得有的那一件是不可有的。 民以食爲天、那豐收、是年年兒必得有的、若是一遇見荒年、就彷彿天塌了似的、百姓就不能過舒服日子了、還有那俗言說的、人命關天、那干戈的事、是一百年都不可有的、一動干戈、傷害多少生靈性命、那是最可慘的事、一有兵端、百姓全不能安居樂業、那苦處眞是一言難盡、所以偺們就盼望天下太平、五穀豐登、那就是莫大之福了。

談論新編終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印刷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發行
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訂正再版發行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訂正第三版發行
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訂正第四版發行



著作者　金國璞

著作者兼發行者　平岩道知
東京市麹町區平河町六丁目拾貳番地

印刷者　椿市太郎
東京市本郷區湯島一丁目二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篠光社
東京市本郷區湯島一丁目二番地

寄賣所　文求堂書店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三丁目拾番地

